

张贵富弟兄纪念文集

这事必不临到我(张贵富弟兄口述)

5/18 12:15pm

医生诊断 X 光片出来，是恶性肿瘤，比上次照的片子更大，长得很快，若是淋巴瘤可以电疗，若是脑瘤则较为棘手。接受治疗会有副作用，不接受治疗则半年内会越来越恶化，头痛等。

5/18 2:50pm

爸爸急着找我，对着我说，我们从上头来，还要回到上头去，我们全家要用喜乐的心来走这段死荫幽谷。爸爸很高兴我们三代把这个信仰守住了，他是个很富足的人，且一再交代，我们是从上头来，要到永恒去。医生有什么吩咐，我们要勇敢面对。

5/22 9:50am

爸爸情绪有些激动，问是不是害怕或担忧，他说不是，是很感恩，有这么好的一位主，还有这么多好的医生，弟兄姊妹，心中十分感恩而哭，不是别的。我说主必一路看顾。爸爸说：“该做的要勇敢接受。”

6/4 8:00am

想出院做自己想做的事。要走信心的路，不要留在医院让医生做十年前就知道的病。翻出来搞得全家不安，那是没有必要的。希望回家，想象过去十年平安无事，不要被病情吓到。用信心承受，病在身上已存在十多年，和平共处，主通知我们不要大意，也许在恩主面前仍然能过正常生活，何必恐惧不安？遵从主，一切主为我们承担，如接受坏消息，在这里“劳民”伤财，结果是一样的。需要用信心和忍耐来面对，也许像以色列经过四十年仇敌还没遇到。中午吃饱饭后，大哥，二哥，郇生待在这里。路还是一样要走，希望待在这里餐厅用餐，晚饭大家讨论，这是一颗定时炸弹已十年，大家不要受影响。手术不一定解决问题，逃避神的手是自找麻烦。

6/5/00 2:30pm

彼得前书二章 24、25 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耶稣担当我们的疾病痛苦。疾病痛苦发作时会感觉全身颤抖。主说的话是可靠的，与其相信医生，承受痛苦，不如倚靠主有平安。主是一步步医治，去台大、长庚看，他们都稀奇这东西在身上怎能活下来，他们认为发作起来是很难受的，我要选择医生的后果，还是选择彼得的话。一路走来，没有很多痛苦，来医生这儿医治很痛苦，但是对医生的医治，

我们还是感谢。

最勇敢的还是妈妈，始终不动摇，不接受坏消息，不然我们也不能这么平顺。总结是：相信神的话是上策，是最好的，神也带领这样十年，这期间，我们在主里有更多认识，不至于摇动与主之间的关系。这十年来我一直探索主的救恩，是灵魂而已吗？当然包括身体得赎。妈妈知道表面，让他去依靠神。

主带领我们的家及聚会弟兄姊妹，他是负全责，有完全的爱，我们什么也不要害怕，不是装勇敢，而是他真的有这么大。彼得前书二章 24 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当医生诊断出这个病，我心里平安（十年前在台大就诊断出来）。他担当我们的罪是第一件事，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就因为这段经文使我不把医生的诊断当一回事。十年前医生判断会很恶化，最近再去看，他说还是存在，恶化的话，肢体会变形走样，没有告诉你们是担心说了会阻碍我们平静的生活。

25 节是我们一生的生活。你们这些儿女没有扯我信仰的后腿，我也很感恩，现在我们看第三代的信仰，仍然跟着来。我们要做的见证是永远的，不是一件神迹。发作抽痛，不恶化就很好，医生还说恶化后全身关节变形走样，他的说法我不是拒绝，而是心里有一句话，这事必不临到我。若真的临到，更显明救恩的得胜，我们应该对他说：“死阿，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阿，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55、56 节）

回想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好事，又落到撒旦的权势，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就脱开他了。我们仍然要追求，因为我们信的是这样完全的救恩，除了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个胚子，我们没有看到人传得完全或用完全的信心接受。接受必须是全部不是局部。

感谢神，给你们一个好的母亲。

6/53:45pm

郭医师来巡房。答应会催促电疗排疗程，做完一两次后没有不良反应再出院；会再做一个腰间穿刺确定身上其它部位没有感染，而只有脑的原发位置。基本上电疗的治愈率很高，存活率 12-16 个月。肿瘤位置长在脑后没有影响到意识区，而是对协调功能有影响。

医生走后，向爸爸解释病情，爸爸说，这肯定是恶性肿瘤，我说是，但可以电疗，还好肿瘤没有影响意识，只是协调功能差，他听后比较放心，闭眼睡着。

(张贵富弟兄口述张郁慧姊妹整理)

民国八十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点(张贵富弟兄口述)

林口长庚医学大楼 7C22 病房

我还是要讲话。我出生时我父亲五十岁，家里的长工就说，一个五十岁的人怎么抚养一个孩子？五十岁的人和一个孩子有什么好开心的呢？我心里想这是神祝福的问题，不是年纪的问题。到后来家境不是很好，有很多次被打倒的感觉，但是倚靠神，都过来了。在健

康，事业有被打倒的可能，但我的理念里有一个声音，这是打不倒的，就这样几十年过来。年轻时代特别，日本人统治打仗，生活艰难。每次遇到挫折我都想不能被打倒。

我觉得信心不是形式，是一个内在的声音，我坚定相信这内在的声音而去行，一路有许多艰难，也带来挑战，我不怨家穷，或环境困难，往下的生活也不必怕艰难。以赛亚书上说，神用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以色列之所以为神的选民是吃艰难的饼，困苦的水。生活信仰要稳，是要吃下艰难及困苦。神的确祝福我们，最要感谢神，再要感谢你们帮助这个家庭，如同兴旺福音一样。这个家妈妈最辛苦，每个家都有一部份人或少数人，台语说如桶窟（tongkoh），像木头合成一个大容器（如同教会一样），要有一个维持和平的——就是主的爱。

五十年走来，有泪水，有喜乐，儿女是父母的荣耀，还是真的。我在此和妈妈一起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儿女，没让我们太过伤心，也没有倒下来，这是神的恩典。我不认为往后的生活更容易，神要使我们更强壮，做更大的事。感谢神，给每个人一个小家庭，及每个人有一个起码的基础，同心合一要建立起新的以色列来。好，我们祷告。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想起五十年来你照顾这个家，这是极大的祝福。让我们家奉献给你，你继续建造一个坚强荣耀基督的家，一个建立在盘石上的家。今晚的相聚，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这一切是你的杰作，叫世人看见这一切更是实在的。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怀念张富贵弟兄(林三纲)

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神藉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二、三章中，写信给七个教会，后四个教会是一直存留到主耶稣再来。张富贵弟兄一生所经历的，正包含着最后二个教会的情况，是二种不同的表现，相当复杂，令人难以适应。神对这二种教会都呼召得胜者，对于不同表现的教会有不同的呼召，更令事奉者难以配合。感谢神，张弟兄依靠神丰盛的恩典，都适应与配合了。

一九五〇、五一年间，教会在灵命成长与工作扩展上都“起飞”时，张弟兄适逢其盛。任何人灵命成长的实质总是隐藏的，但工作的成就却是外显的。如果工作成就的果效是奇特又持久的，神所使用之人的灵命必定是逐步老练的。

当时教会在本省籍人士中扩展的工作，张弟兄服事的表现非常明显，且超过其它同工，神所敞开的门，确是无人能关的，这是众目共睹的事实。

很不幸的，十几年后，教会起了极大的变化，那种“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光景，使许多人伤痛，甚或灰心。张弟兄却仍坚定、自洁，他的事奉毫不退缩，反更刚强。他所带下神的祝福，比前更加丰富，所影响的范围比前更加宽广。

如今张弟兄已打过神所托付那美好的仗，在主里安息了。他作工的果效必随着他进入永世！

兄长之爱——忆贵富兄(邵遵澜于美国加州)

主仆张贵富弟兄于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安息主怀，不觉已将一周年了，真快！

就在最近几年中，当初一同蒙召事奉的“老年”弟兄，已经走了两位了，就是广明兄长和贵富兄长(最近郑天福兄长也过世了)。他们都比我大好几岁，因此都曾对为弟的有所关爱和教导。广明兄长所教导的是个人严谨的自律生活——每晨四、五点即起身亲近神，以及用各样的智慧研读圣经，至今仍感受受益匪浅。

贵富兄长的关爱则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在和我们同一批全时间交出来(一九五二年)之前，就已在社会上做事几年了，比起我们一些学校一毕业就献身出来传道的小伙子，自然是老练多了。记得有一次他劝诫我说，邵弟兄你若能学学某弟兄就好了，他的为人、他的处世，显得成熟多了。我承认他说的这位弟兄的确是稳重老练，令人钦佩。我接受了贵富兄的勉励，也曾有过一番努力，可惜成果不很理想，反而觉得太“人工”是否正确，可能贵富兄看我不太成器，以后这些年来，对我的教诲也就越来越少了。直到他病重离世，我也因多住国外，未能多见几面，颇感遗憾，如今天人两隔，只剩下心中的思念——相信他一生为主的辛劳必不致落空。到那日必从主台前领赏！

时刻儆醒(柯联基)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儆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来十三 17）

张贵富弟兄受主托付引导你们，为你们儆醒，那日，他在基督台前“交账”时，在主那里应得的份，主已经为他存留。

另一面，你们若“依从”他给你们属灵的引导，能在主里“顺服”而得蒙神的喜悦，你们所结的果子，不但归在你们账上，也要归在他的账上；到那日他“交账”时，必因你们的蒙恩而增添他在那日“交账”时的快乐，而不是忧愁。

为他所留下的脚踪，让我们“想念”，也效法他的“信心”（来十三 7），直到那日在基督台前交账时与他同欢。

谨此数语与张贵富师母暨全宝眷、并台北活石基督教会诸位兄弟姐妹、诸位同工共勉。

昨日，甫从远东各地访问五十六日后，返美写于洛杉矶寓所

主仆柯联基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监狱传道(徐慧)

数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曾经一同在军事监狱传道，那些剃光头穿囚衣的人非常渴慕真理，一时打开了福音的门，深深体会你是一个传喜讯、热切爱人灵魂的人，不久我们分道事奉主，现今你息了劳苦安息主怀，你工作的果效必随着，蒙神赞赏。阿门。

于金山基督之家

忆张贵富弟兄(唐卢兰如)

五十三年前教会需要一需些人去中部山区传福音，张贵富弟兄、唐苏民弟兄和我，就在那次组成一个传福音的三人行。

我们在南投县仁爱乡（九二一地震最严重灾区之一），雾社国民学校找到了三份教职，这样就可以住在山地，一面教书，一面传福音。

张弟兄用国语、台语、日语向原住民以及住在山中的居民传讲福音，那时二十六岁的他就知道我们在地上的职业都是副业，传福音才是我们的正职。

那时张师母一个人带着儿子住在北部，有一天，张弟兄告诉我们，他必须请假回家，因为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没几天又见他回到山地来，撇下妻儿。这使我想起马太福音十九章 29 节“凡为我的名撇下……”的话。很多时候从张弟兄的生活中，会使人想起主的话来，激励人起来爱主，跟从主。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特别是张弟兄生病的这一段时间，我的感觉是神借着苦难来看我们的信心，我们也常借着苦难看神的作为。

在艰难的环境、患难的日子，正是神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倪柝声弟兄说过一句话：“信心是最长命的，我们一日相信，终身相信，我们被神放在信心的炉子上烤。”

感谢主，张贵富弟兄好像是烤出来的一件成品，已呈现在主面前。圣城中没有一块金子未在火炉中炼过，没有一块宝石未经过火，没有一颗珍珠是未经苦难而产生的。让祂照自己的旨意安排我们的一生，愿荣耀归与神。

贵富弟兄生命经历旅程(梅森)

人生犹如立竿见影，太阳消失，竿子挪去影子就消失。要知道，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不是我们有什么聪明、智慧，离开祂，我们会跌倒，离开祂，我们就缺乏，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祂手中，我们需要耶和華，祂是我们的牧人，有祂我们不至缺乏。

我们出生母亲肚腹，来到世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赏赐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直跑。喜乐就是良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时刻与主耶稣联结，这人便为有福。

贵富弟兄，我们深交、平素往来几十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圣经上神话语的交通，无所不谈、事事探索，最后总是颜欢面笑，快乐无比。

我也谈谈他的生平；他出生在台湾日本帝国时代，长在农业家庭。静而思动，遂向父亲筹措旅费，准备束装求学去；很快跑回福建惠安老家，那学堂里有私塾老先生，只教五经四书，久而久之，口诵、心悟，就这样打好了国文基础。尤其对拼音最有心得。字母朗朗

上口，发起音来一点也不逊色。

回台湾之后，木栅农校聘请他为国文老师，他学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字音清楚，说起话来，悦耳中听。我问他为什么会开口讲论故事，他说从前到山上帮人家伐木，工余时候工人总要求我讲故事给他们听，开始时候，不知所云，然而我想起从前看过三国演义，把各个角色、人物连成一串，编排前后次序，就像说书一样，这是讲话的哲学，所以我今天能在这里站讲台，不是偶然，乃是世界牵引我到神的国做工，把神的福音传给万民。

好景不长，日本投降之后，中央政府驻守台湾，大小机关都被接收，公务员都要按照人事法规处理，送审的，都要凭学历、资历送到部会评分高低，发放薪津，不能送审的人就资遣。正处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一家生活无着落，眼见明日即有断炊之虞，神差遣弟兄告诉他，有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每月收入足供你一家生活，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耶和華以勒，祂是不误事。神又差遣教会弟兄告诉他，教会聚会所要请他当国语翻译，那时台湾光复不久，能听国语的人稀少，弟兄能说国台语，于是开始了在聚会所的服事。

在聚会所服事时间不算短，也单独去各会所讲道，家庭讲道也有十几处，每日忙碌，不亦乐乎。离开聚会所以后，在本省弟兄家中教导圣经，单独个人作传道人，家庭福音做得有声有色，每周必有一、二处聚会。

他的家教甚严，对儿女的教导一丝不苟，所以他每一个儿女都学业有成，只是我们弟兄，出尽风头，也吃尽缴学费的苦头。

几年后寄一幅对联送他，“灵魂相调生活何等惬意，神人同在世界不足稀奇”。就是说灵魂相调，时刻默想神的话，这就人与神有相当默契。贵富弟兄设立活石教会，一切由神负完全责任。我弟兄，一生辛苦没有徒然，也满了祝福。

至好朋友贵富弟兄(杨吴淑英)

感谢主，一生道路由主引领。我们夫妇俩是在槟城海边由张乃省弟兄（贵富弟兄的叔叔）为我们施洗归主的。民国三十四年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夫妇带着两个儿子回台湾，我们坐五分仔车到木栅，爬山到猫空时天色已经昏暗了；当时的贵富弟兄很年轻，穿着短裤、T恤，正在作茶；因此得以认识贵富弟兄，且受到乃妙伯父母的爱心款待，并且雇了一顶轿子送我们下山，待我们如同亲人一般。

当时贵富弟兄和我先生杨承义弟兄在教会聚会所一同服事，在新公园音乐台的布道会，我们穿着福音背心游街，口中唱着“需要耶稣”，心中满了喜乐，能够一起服事神真好；贵富弟兄与承义弟兄是负责台语翻译的服事；到了老五家开始聚会，我们仍然一同服事。

民国四十八年，承义安息，留下八个年幼的儿女，贵富弟兄为此四处奔走，关怀我们这群孤儿寡母。且于出殡当日站起来做见证，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人人受感动，且有多人因此接受耶稣为救主，尔后热心的在教会服事。先母病重时，他坐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给予许多的扶持与安慰。四十多年来，他对我们一家大小的关心照顾没有间断，是我们一家三代至好的朋友，最好的牧者，不断分担我们的忧虑，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可说

是我们属灵的娘家了。

如今他当打的仗已打过了，所信的道已守住了，我们虽然失去了如此良师益友，然而因着他的教导，我们确信到那日我们仍然要再相见。

平安回天家(廖陈碧连)

日子过的很快，我们敬爱的兄长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我们很想念他！回想十几年来一直的关心我们，照顾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有苦与我们同苦，有乐与我们同乐，我们的喜乐他都记得。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亲爱的弟兄，我们也因我们的兄长而蒙恩。感谢主，荣耀归给主。

我们老五家的姊妹们很喜欢到我们敬爱的兄长家来，这个温馨的家就像是我们的娘家，我们常常三五个人来享受兄长给我们从天上属灵的粮食，使我们得饱足。我们的兄长当打的仗他已经打过了，要跑的路也已经跑过了，前面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

有一天我回来看他，他很高兴的说，我们去山上走走，他就告诉我，当他最痛苦的时候天使来陪伴他，感谢主，虽然他被病痛折磨，但是神差天使来扶持他经历过这些苦难，平安的把他带回天家。感谢主，荣耀归给主。

追念——数算主恩(曾张秀英)

民国四十年，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和朋友苏理，跟着她的老板毛先生夫妇，四个人同往台北新公园（现在的二二八公园），音乐台那边听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虽然我仍听不懂国语，也看不懂圣经和诗歌，但毛太太觉得很快乐（那时，她本来有自杀念头），从此，我们三个女人就常常去聚会，连祷告会也参加，很快地毛太太就受洗，相信主耶稣。

那时教会中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听不懂国语，就把我们分出来，由张贵富弟兄和郑、杨两位弟兄共同用台语带领我们。

每天早晨六点十五分到七点十五分，每礼拜一、二、四、六及主日上、下午、晚上，不分老少都有聚会。张弟兄负担教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字，使他倍加辛苦，主赐给他属灵的智慧 and 够用的恩典，把我们带到现在坚固的属灵生活，感谢主！

不到三年，聚会人数由十几位增至上百人，有四对结婚是由张贵富弟兄证婚，他的证婚词帮助了我。因那时候有人介绍一位富有的青年，而同时毛太太也介绍他们店内的师傅曾弟兄给我认识，我正处于两难的选择中；因我从小过苦日子，所以心里正倾向有钱的那位，想要过好的生活。但张弟兄在讲台上强调，如果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不要想会把他带来信主，因为他站在地上，你站在高处，他很容易拉下你来，你很难把他拉上来，你会很辛苦。现在你未结婚，眼睛要睁大一点，好好选择信主爱主的伴侣，不然，结错了婚，就要闭着眼忍苦，像鱼在锅里随人的意思。我因此决心选择信主爱主的曾弟兄，一同携手同奔天路，感谢主！

四十三年，张弟兄到别处讲道，因要听台语，也喜欢听他讲道，我常常跑去他服事的地

方教会得造就。七年前，搬来木栅，得他很多的帮助和照顾，我感觉，在我一生中，从年轻到年老，从不认识主到爱主，张弟兄给我的帮助实在很多，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位福音勇士，他真是主的忠心仆人。

亦师亦兄亦友(杨宝山)

听张贵富弟兄的福音布道会，由他施浸归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当时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这一行动也是我人生旅程上大转折。因主的特别施恩怜悯，长时间受教于他，在教会中耳濡目染，又在他身上看他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的榜样（提前四12），受其深远的影响，刚信主时，当时物质生活贫乏，但灵里资源填补有余，每天活在喜乐潮里。少年、中年而老年的过程中，因神恩典福被，心中充满感戴。

民国七十六年，他到我公司参观，带来一位年纪稍大的弟兄，当他看到现代科技，可用电脑配备，能编排出精美的中国文字而惊奇，对他身旁同伴说，唐弟兄，既有这么好的设备，心中期待完成的很多读经心得，让它编排成书，亦请唐弟兄协助，做文字勘正的工作，摆在面前的这些书籍，也是在那时候起陆续完成，主让我也能参与文字编排工作。

他虽已不在我们的身边，当我们阅读这些文章，好似他仍站在讲坛上，或陪座在身旁，跟我们一起查经，一如往昔的教导我们，睹书思人，慈祥和霭的身影，永久停留在回忆中。

回忆(柯古隆)

回想自己十八岁时，陈则信弟兄带领我信主，当时正在作铁工学徒，张贵富弟兄在我初信后常来探望，鼓励我参加聚会，追求认识主；只要一没有参加聚会，他就来探望，很关心我，就像是照顾自己孩子般。

这段时期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肯摆上。因为他当时服事主，完全以信心倚靠主过生活，不拿薪水。身上常带有神的权柄，困难往往一起祷告便过去了。

十九岁时，教会长老开会通过，接纳我到教会担任执事学习服事，约有一年的时间，在工人之家与他们同住，这段时间他帮助我从快转去学坏的情形下回头，进而教我读书学中文，直到二十岁去当兵为止。当兵回来后，会所分开，我也与张弟兄分开一长段时间。

这段时期让我感受他带领我，不只进入因信称义的地位，还更进一步因信追求成圣的生活。他离开会所这事，是他背负的十字架。令人敬佩的是，虽然有极大的困难，但他仍然继续不断的服事主。

后来知道他在木栅建立教会，很自然也就来到这边聚会，在这里让我看见他和他的家都在事奉耶和華，给我很大的鼓励。想起他对我说过：艰难没有关系，不要失败就好。的确他的一生有许多艰难，但我看见他没有被艰难打败，仍坚守自己服事的岗位。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而我们的呢？

最后，从挪亚的三个儿子各自得到不同的祝福与咒诅来看：要在即使是负面的环境中，作积极的事，才会得到祝福。所以以此勉励弟兄姊妹，无论在怎样的景况中，都不要停止

聚会，更要积极的服事主、服事人，这样我们必领受从主丰富的祝福。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華。”（书二十四 15）

忆张贵富弟兄(魏陈雪兰)

我和魏超明弟兄认识张贵富弟兄大约有二十多年，我们觉得他是一位神的忠心仆人，为主工作几十年，不辞劳苦，一生为主，值得我们敬佩。他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也已经守住了，实在是一位可尊敬的好弟兄。听说被主呼召，就奔跑这条道路，道路是很艰难，但他不怕辛苦，不退缩，崎岖难行他继续向前走，实在不简单。虽然遇到许多拦阻和艰难，但他靠着加给他力量的主一直坚持走下去，从不改变方向，不像很多人开头是走主道路，不久遇到困难就改变主意了。

我们的张弟兄是位好弟兄，他几次来新加坡栽培我们，他供给了我们好的方针、方向、目的、力量，指导我们读圣经、多祷告、爱主爱人。从他身上嗅到了基督的香味，他的鼓励、劝勉，使弟兄姊妹得到很大的鼓舞。记得最后一次被邀请来新加坡参加教会假日营时，他鼓励我们早起去作晨操，我们一批弟兄姊妹和他一齐到海边，一边欣赏神创造美丽的风景，一边作早操，他教导几招保健术，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我们都把他写下，现在存留着。感谢赞美主，他现在被主接去，我们心里难免伤心，想到将来还可以见面，心中得到安慰。

于新加坡

我所认识的张贵富弟兄(罗锡明)

八十年代第一次在新加坡见到张弟兄的时候，由他的谈吐，感觉到他像一名儒家学者。后来知道他在大专学生们当中服事，就更肯定他很有学识，不然怎么会在知识份子当中服事呢？我们有一位曾经在高等学府当过训育主任的老弟兄，一次在介绍张弟兄的时候说：“张弟兄的学问很好，他说的话就是文章。”意思是说，把张弟兄所讲的话记录下来，不必经过修饰，就是一篇文章了。

张弟兄给我另外一个印象是，他的穿著朴素，态度平易近人，一点都不摆架子，不管是谁，他都可以接纳交通。在香港的一次事奉特会，我们一位弟兄因为睡觉时的鼾声很吵人，大家都知道了，谁都不要跟他住同一个房间，可是张弟兄却不介意和他同房，说他不怕被吵着。

有一年张弟兄来新加坡聚会处的特会（每年都举行一次）当讲员，张师母也一同来。那次的特会在马来西亚的狄沙鲁举行。聚会完后我和妻子用私家车载他们俩去附近飞机场乘坐飞机，因为他们要去檳城探亲。我们在路旁见到有榴槿摊子，便停下来，买了几粒就在路旁蹲着吃，张弟兄夫妇俩也大大方方地，跟我们一起在路旁大快朵颐。从外地来的人对本地的“万果之王”多数是掩鼻而退避三舍的（像外地人对待台湾的臭豆腐一样），张弟兄夫妇却很喜欢吃。以后张弟兄来新加坡，若是遇到榴槿季节的话，我们总是要带他去吃榴槿的。二零零二年二月本人到台北参加事奉特会，承蒙鸿志、艳萍载我们去探望张师母

和郇慧。张师母一见到我，就记得是带她和张弟兄去吃榴槤的弟兄。可见那次的事，在他们的脑海里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弟兄做事的态度认真，一点也不马虎。记得有一年他来讲了几堂道，我们把他的信息从录音带里面笔录下来，准备要登载在我们的会刊里面。有些弟兄认为要寄给他先过目才登载，所以便把讲道记录寄给他看。过一些时日他把稿件寄回来，一看之下里面又圈又点，都是用红笔写的小字。原来张弟兄把讲章记录修改了很多，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一样，不但修改文句，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弟兄的治学态度那么严谨，由此也看到弟兄在编写属灵书刊的时候，真是费尽了心思。

四年前他来新加坡，是最后一次来我们当中。主日他到我们聚会处讲了道，他跟我们一班弟兄姊妹一同去用午餐。在吃饭的时候，一位姊妹告诉张弟兄一件事，她和另一位姊妹因为买楼房的事，被一位弟兄骗了一笔钱。张弟兄一听之下，便义正词严地说，教会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管呢！其实张弟兄所不知道的，那位姊妹没有说的，是长老已经在着手处理这件事情。他也叫双方当事人在一起当面对话，为他们寻求解决方法，同时长老也严厉地责备那位弟兄。后来因为那弟兄实在赔偿不了，只能赔偿一部分，两位姊妹也在主爱的光照之下接受了他一部分的赔偿，事情才有个了结，这是后话。但是张弟兄当时对答姊妹的话，是在好些弟兄姊妹面前说的，他不会对姊妹提出的问题支吾其词，不敢正面回答，乃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表现了他正义的一面。

那一年是一九九九年，张弟兄是因为新加坡基督徒聚会所的弟兄，邀请他来我们的特会作其中一位讲员，另一位是江守道弟兄。我们特会的主题是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58 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是关于信心方面的事。每一次我们的特会，都是要求讲员先跟我们提出一些有关讲道内容的问题，让弟兄姊妹们在小组交通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些问题来讨论。那次我们也要求张弟兄给我们问题，我们接到从张弟兄寄来的问题，却是关于事奉方面的。后来他到了，才知道他在主面前寻求、祷告的结果，是要分享这经节的第二句：“竭力多作主工……”。原来主所交托给弟兄对新加坡弟兄姊妹的负担，是要我们不光在信心上面得着坚定，并且要在生命上成长，而产生外面的工作，就是如何在神儿子的福音上来事奉人，也要在弟兄姊妹当中用爱和恩赐而彼此服事。这正是新加坡弟兄姊妹迫切需要从主面前得着的勉励。

其实在张弟兄的身上，我们已经看见一个常常竭力多作主工的榜样。我们也深深地相信，张弟兄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所留下来那许多精心著作，以及所编写的属灵书报，都被主用来作弟兄姊妹的帮助。他现在也像亚伯一样，神指着作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

写于新加坡

怀念老朋友——张叔叔(陈正)

我的朋友张叔叔走了，让我想起神的仆人摩西，他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间在旷

野漂流，忍受饥寒交迫、敌人侵袭、百姓的背叛怨言，终于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面临即将结束的流浪生活，想起要进入迦南美地，内心有无限感触，因而写了诗篇九十篇。在这首诗的前半段，摩西感到人生短促、虚空，而且充满罪恶和忧愁苦恼。然而人若转向神，他的人生就会从消极变为积极，因此摩西在诗的后半段有个祈求，他祷告神请求他来帮助。

摩西恳求神，教他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是领悟人生短促，爱惜光阴，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我所认识的张叔叔，就是一个知道人生短暂，而努力充实自己人。我有事去拜访他，他几乎每一次都是从书房里走出来的。他把自己浸泡在知识的领域，他每天有许多时间，是在书房里渡过的，以致他所说的话总是使人耳目一新，他所讲的道，总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让我举个例子来说，三十年前教会流行街头布道、逐家布道，许多教会用四律、福音桥等速成法，来训练年轻人作布道工作，教会如火如荼组织布道队，开往城市的闹区、公园、医院去传报福音。那时大家都觉得这是爱主爱人的表现，没有人有第二句话，但张叔叔对我说，他对这种布道法感到很忧心，他认为弟兄姊妹不该只是学一些方法，应该对整个福音有详细了解。于是他着手写了福音勇士这本书，里面有十二篇福音的基本认识，后来转登在校园杂志。几年前我更引用他的见解，写了我的博士论文。

再者，张叔叔不是一个空谈的人，他从不渲染他作了多少，总是默默地、实际地作，三十年前我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只有开销没有收入，心里烦躁，张叔叔暗中送了我四千元，比我第一份工作的月薪还高，我之所以没有因失业灰心气馁，大概跟他的慷慨帮助有关。说到传福音，张叔叔曾为了要传福音，放下台北优厚待遇的工作，五十年前远赴埔里雾社，在那里教书；他也曾在万华把福音挨家挨户地传，遇到许多难处总不停止。总之，他知道人生短促，他抓住神的应许，依靠神的帮助，把握每一个服事的机会，使他的人生过得有意义。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使我们的人生，跟他的生命一样有意义。

一路推一路拉(陈建民)

我第一次遇见张贵富弟兄，是二十多年前参加了传道人的同工退修会，当时我是二十多岁的文字工作的新手。听他讲道，说传道人服事主，总要在两方面能蒙主恩典，否则难以继续下去。一是传福音要有果效，多得信主的人。二是生活物资上要充裕而无缺乏。这两方面若少了一样，要维持服事的心还可以，如果两样都少了，恐怕要长时间的服事主，就委实有难处了。我听了，颇有感动，说的一针见血！他又说，人间的剧曲文章喜欢描写说，穷人的小孩比较有志气，更容易功成名就。其实，富人的小孩物质充足，多得教育机会，多受栽培，在人生立足及建立成就，常常比较容易。意思是，我们不可随意附和一些人切实际，而滥用了安贫乐道之说的道理。我当时深觉，这个传道人讲人生真相的，他的社会历练，值得留意。

过了几年我到大学教书，有一次带了团契的学生参加毕业生聚会，又听见了张叔讲道。吃晚饭时，我跑去坐他对面，再三问了圣灵充满的问题。一席话之间，竟感觉有一股暖流，如无形的水，从他身上不断的流进我心里，有一种翻搅的暖流感。于是我吃不下饭，便自

己跑去祷告。

再后来，有张叔的门徒引见，我就去了他家里求教圣灵充满的事，结果得着很大的帮助。那些年有一批年轻人跟着张叔学习读圣经，收徒弟的这个故事，曾刊载于校园杂志。我有点算是他“远距教学”的台中徒弟吧！

我向学生传福音，起初是使用了张叔的讲道纪录，叫“有效的布道”。后来用熟练了，他叫我改写，就成了“福音对话”。

当年台中信主的学生不少，就是因为张叔牵了这条在主里有恩有情的路线，所以后来他们一有了机会到台北工作或生活，都跑到木栅聚会，成了活石教会十分熟悉的人。那几年张叔常去台中探望大家，他一来，我们就泡茶聚餐，邀请了许多同学来听讲道。时时传福音，再加上台中及木栅两地的教会有所拉拔，大家对主的认识和信心，都有了进步。信主的人也一直增加，而且弟兄人数多于姐妹。

我们都喜欢听他讲道，比看电影有意思多了。我也仔细留意他讲道的方式，学习了不少中国风味的表达路子。直到后来才慢慢体会了心境与关系的查经，是有他开了路的。

接下来十多年，张叔一再邀我们来活石举办退修会。燕子一样，我们寒暑假都一群人飞回来木栅聚会。最早，礼拜堂尚未盖好，来聚会的人就分散居住弟兄姐妹家，张叔的老大，老二，老三家都被打扰了，老四当时还没成家，就只负责忙别的事，和大家打成一片。还记得为大家煮饭的是张叔的侄儿一家，以及其它在教会服事的人，那时聚会还有烹饪比赛、脚底按摩、茶山赏茶，花样之多，非比寻常。可是学习起读圣经以及传福音的方法，却也认真异常，果效持续至今。一回想，心里又感受了那时的快乐心境与合一之美，最是难忘。

我们看着活石教会竖钢筋、灌水泥，庞大的礼拜堂刚建立时，张叔喜欢我们这些人和活石的教会兄弟姐妹一起主日聚会。

我问：“为什么？”

他说：“这样子可以让活石的弟兄姐妹预先看见，聚会人多的光景是如此的好。那么大家就会努力传福音，让教会坐满。”

有一段时间，军校的几位老师带领了许多学生来参加寒暑假的进修会（当时有人坚持“退”修会不妥，便改称“进”修会，因为进比退积极而正面）。也有他校的各样人物，都因聚会彼此认识了，现在看看当中许多结了婚的，成了知交的，可以说主的恩典、主的缘份，至今还延续着。

二十年来，张叔给了我们的提拔教导真是很大，更重要的是，他十分注重人心人情与圣灵之间的调和。这是一种不易教、不易懂的属灵功课。可是，随着时光流逝，我们也亲眼看见了他把弟兄姐妹，一路推一路拉，一步步建立了活石教会。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了，能够把大家散漫的爱主的心意，整合一起，这是一种深沈的恩赐，也是他在主里的传道努力。我们对他的怀念，常在心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忽然一年过去了，今天一抬头，仍感谢主把张叔叔赐给了我们大家，想想，能够一起怀念他的好，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以前张叔见了面不时说：“你们在台中，我们在台北，虽

然大家不常见面，但是在心里却是天天见面的。”

是啊，即使如今，我们还是和张叔在心里天天见面的。许多他的大小故事都十分有趣，只是纸短情长，一时写不透彻。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的心，真的有无比的怀念。

羊群的脚步(歌一 8)(张宗龄)

“耶和華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詩九十 1）當我們有氣息的日子，主耶穌便使我們的生命與祂一同藏在神裡面。（西三 3）當我們規畫了寄居的、客旅的長途，收拾起殘破的帳棚的時候，（林后五 1）主仍要接我們到祂的永恒裡，與祂同在一起，享受祂永遠的喜樂與安息。（太廿五 21）因着這真實、美好的盼望，願我們止息肉體的悲傷，在靈裡歡愉、盼望！

我們敬愛的張貴富弟兄安息了！“是的，他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啟十四 13）

張貴富弟兄一生所走服事主的道路，可以作為今日羊群的脚步：

自甘貧窮

二十六歲的青年，正是春筍穎露、意興鵬程的時候，張弟兄卻選擇了一條卑微、貧窮、崎嶇的道路！主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路九 58）跟從這一位貧無立錐之地的主走窄路，若沒有主愛的吸引，誰有這大勇？張弟兄告訴我：“曾有一天早晨，長子要上學，便當還沒有着落！”那段日子，他在物質上確很貧乏，但因他的堅強、信靠，在靈裡卻蘊藏着豐富；誠如保羅所說：“似乎一無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林后六 10）

有信心為主撇棄

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節，主說：“你們無論何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彼得、雅各、約翰等棄網投竿跟從主。（太四 18-22）。以利沙應以利亞呼召的時候正在耕田。（王上十九 19-21）教書先生——張弟兄昔歲與唐蘇民弟兄、盧蘭如姐妹在南投仁愛鄉向原住民傳福音；有一次，適值住在台北市的張師母第二個孩子時要臨盆，張弟兄只回家處理幾天便返回崗位。這種為主撇下的信心和榜樣，令同工們敬佩難忘！

從主而來，還獻與主

張弟兄自奉很省，飲食簡單，理髮找最便宜的；但奉獻却甘心樂意，不遺余力！教會很多名貴的器皿是從家裡取來的。對於神學生的資助、肢體缺乏的幫補，有恒而慷慨。興建“活石教會”的土地是他奉獻的。最近在重病中又將自己在教會毗鄰的一棟房屋一樓奉獻作為“福音中心”。一個出身並非富有，相繼從事教書、經商、傳道的人，能有多少財？他所獻上的，幾乎盡其所有了！

研究聖經有精辟的見解，不陷入窠臼或傳統

貴富弟兄論學歷只高中畢業，亦沒有進神學院；但他對聖經的造詣淵深，見解精辟。他

不认为人有“原罪”；他洗罪性没有遗传；世人有罪是因自亚当悖命。“罪入了世界”，大地受罪的污染，人和万物不能幸免。这与我国春秋“告子”的学说相近。他治理教会，反对“制度、规条、仪文”，他憧憬着建立的教会是不具形式，只随圣灵自由运行、引导。

信徒接待

张弟兄家中经常接待一些传道同工；外地来台的肢体亦曾闻名来依；本地年老无依的弟兄亦为之解决住处，照顾病痛。见证了主爱的实际。

出版著作

活石教会的用书中，张弟兄的著作琳琅满目。晚年很重视圣经的历史书。亦为了向大陆传福音，编着“福音勇士”一书；采问答式，为传道人及初信者所最爱。此书印发甚多，流传颇广；因此他创立了“路加出版社”，自己发行属灵的书籍。如今撒手归去；药石良言，成为绝响！后继将有何人？

终生耕耘，力尽方休

几年前他打算退休，拟在天母买一层楼与师母在那儿终老林泉。有一天他在客厅闲坐着，猛抬头见壁上出现一幅图画：一位农夫在犁田，那牛一路走一路摇头摆肩，要卸下颈上的轭。他明白了，便对主说：“罢了，罢了，继续耕耘。”

袅袅余音

我们不同意世人说的“哲人其萎”！却深深的领会主要他的仆人“息了自己的劳苦”。（启十四 13）他诚然已经“打了那美好的仗”（提后四 7），“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六五 11），“他的脚踪何等佳美”（罗十 15）。让我们“跟随羊群的脚踪”（歌一 8）。

思念您,我心中的父亲——捎一封信到天上给张叔(林凯沁)

亲爱的张叔：

从来也没告诉您在我的心中我把您放在父亲的地位上，也没向您表达过这份稚女的依恋，因为知道您喜欢以在主里的弟兄与人相称，所以怕如此表达会让您我尴尬，但是如今您回到天家一年了，我对您的想念像似丧亲的悲情难去，因此我想，反正见不到您被热情拥抱的尴尬，我定意将阔别一年的思念和稚女之情一并寄给您，以解悲亲之痛。

以我与您共事多年的观察，您会在静默中以父亲的雅量接受弟兄姐妹成长中的难涩外，您总是喜欢让人享受基督的爱，胜于您的父爱，您总是把人爱得让对方有着平等和自尊的感觉，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您不是一个热情洋溢，而是情感内敛深远的人。

在我们的相处中，您一定很难想象，您虽然以如此谦和平等的态度，取代父性的光辉与我共事，而早年失怙的我，在心中却尊重您如同面对不苟言笑的父亲，并夹带着一份儿女对博学多闻的父亲那份倚赖和崇拜。

我很喜欢向您请益圣经，和讨论对事物的看法，我常赞叹您的见解，而对我，您于真诚表达意见，表示对我所提的课题有兴趣和赞同，我们常在一番谈心论脑的精彩会话后，我们会在一种没有明说的欣赏中结束祷告。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跟您谈到对传道人的心理状

态，和生命在服事中需要重整的部分，您十分强烈的赞成我的概念，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其实您不仅很“属灵”也很“心理”。从那次后，我们似乎默契了彼此对事物理解的快速与前卫，有时我想，如今我负担在对传道同工的心理辅导和支援工作，跟您对我的默许有关。

在与您共事这些年来，您对待同工的态度，都是要让同工感觉到自己是“大”的，大到可以对主自行负责，大到有主见开创服事内容，可是我却在您的雅量中感觉自己的“小”，我的想法行事喜欢跟您再三讨论后才呈现，因为我总在您的看法中拓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内涵，现在想起跟您一同服事的期间，我的知性得到莫大的满足，不仅如此，您教会我如何思考，只是，父亲阿！当年年少无知以为仅是享受您的博学，并让您的学问丰富了我的知性世界，如今您走了，我有着很深沉的感受，其实您是在传递一份智慧和属灵的资产给我，特别是在您走了这一年，我又年属中年，服事的型态和位置大不相同于以前，在这当中，我常想到与您的讨论和您对事物的看法，我的确用了您遗留给我的产业面对生活，每逢想到这点就格外想念您，您不在的这一年，当我被困在成长中，或对服事有些新视野时，都想到，若您在，多好，好想听听您的看法，您一定会提示许多我未察觉的面向，而周全了我的服事。

张叔，我知道您一定会很冷静的面对我的遗憾和想念，深怕因为爱您太多而影响对永生信仰的认知，其实我未失去天上再见您的盼望，只是暂时被分离的伤心造访，这一年来，常像此刻，一想到您的睿智雅量和少许对我流露的慈祥，我就泪流满面。

思念是种无声无息的情绪，但却可从行为去寻搜思念内涵；您不在这一年，我在上课中跟传道同工常提到您的牧会理念，甚至明言您对我的影响，我开始用您的白水圣经准备讲道，有一天跟传道同工上课时，突然从心中好奇，您当年是以如何的信念在耕耘会服事各教会的传道同工，您又如何教牧师传道读圣经，而今天我是教牧师传道心理辅导，面向不同，型式和精神很近。

张叔，您的走，让我体会好多悲亲心理现象，我也可以体会您说过父亲不在，儿子就会像父亲的模样，我知道，我的模样不是从您来的，但您却深深影响了这模样里某部份的内涵，以致于我是从我模样的表现中，感受到对您的思念、对您的感恩，甚至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感来自神的呼召，和神将您的丰富赏赐在我生命中的恩典，以对您的认识，我想您一定会说“不敢当”，这是您这一贯的客气，但是我却在您每一个客气中体会到含蓄的情分和支持，我知道您喜欢人愿意对主负责，而我，在过去、现在到未来，我绝对按着呼召向主负责，可是在这之外，尚有一份请您暂且容许的稚女之情所致的责任感，我要以认识您为荣，不负您以身作则并慷慨的教导。

走笔至此，有着抒情后的坦然，较能接受您的确回到天家等我们了，我想以后我会用这样的心情克服想念您的时候，我发现我热情多感的个性在中年后更愿意接受您内敛冷静的影响，因此，跟您说再见了，如果在天上还有地上的服事生活形态，我愿意再与您一起同工，若没有，我则珍惜与您同工的回忆，并学习您爱主的精神，好好的服事这个时代，直

到在主里再见您。

收笔之际，容我再告诉您一次，我谢谢您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您对我的肯定和教导，而在地上不见您的日子，我会很想念您，也因为您，天家多了一份吸引力，因为那里有主也有您。

相约在主里

您的同工凯沁

属灵的父亲——张叔叔(郭谷蕙)

我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一位生我、养我的父亲，还有一位属灵的父亲——张叔。

二十年前，刚信主，经常在陈建民老师的“阿公店”出入，就在那里认识了张叔。一认识就是二十年，张叔成了我的属灵父亲，他不仅在圣经上教导我，更在生活中以言教、身教影响我。若要记下这二十年来和张叔相处的点点滴滴，就不是一篇文章能容纳的了。那……，这篇文章就只写下一段感恩的回忆吧！

六年前，因金雄到台北读书，我们全家搬回台北。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回来了很高兴，而我也期许自己像过去一样投入教会的服事。但金雄的课业繁重，老二吴瑄又因身体不适，日夜哭闹，而我更是日夜不分、身心俱疲。能为教会做的很少，我深深自责，心中非常难过。有一天下午，决定去找张叔谈一谈。走进张叔办公室，才说了几句，张叔就笑着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照顾家就好了。”还开玩笑的跟我说，可以再生个老三，“生养众多”。至今我还记得，张叔笑得好亲切，好自然，没有要求，没有责备。如此属灵长辈竟然让我遇见……，当时有好多话想跟张叔说，但我却快快地从办公室退了出来，因为再不走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张叔病了……，他走了。这段过程中，心里的震惊、难过、遗憾……，其实更多于自己的父亲当年生病、去世。为何对张叔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呢？是因为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吧！好怀念张叔！属灵的父亲——张叔，有一天天上再见了！

爱、生命与事奉(杨以琴)

来到活石之前（一九八八），便从教会辅导口中得知张叔很会带领年轻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心中既好奇又期待。而后在神的恩待下，我竟有幸得以在张叔身边跟着学习，转眼十年过去……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从张叔身上学到的实在太少、太少了。

记得早几年寒暑假（一九九〇），他经常到香港、东南亚……主领特会，一年中总有二、三个月不在台湾，后几年除文字论述、教会圣经班的带领之外，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只是他平常谈的不多……直到发病前的三、四个月仍计画前往中国大陆，但因身体虚弱而取消……五月便感极度不适，十三日（六）前往长庚医院住院检查……

一路走来，转眼十年……直到张叔生病（二〇〇〇年），才发现他是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每每同工会中聆听着他谈论着教会事工种种……总自然而然的教导我们如何从圣经

的观点处理教会中的人、事、物……又当如何用主仆人的态度来服事神的家……他很少严厉地责备或要求我们，反倒用了许多比喻、例证……让学习中的我们知道如何改正，听懂了，便得着益处；然而尽管他对同工们是如此的包容，但他对自我的要求，却常是严格的，好比主日讲道，他从不为自己倒杯水，因为尊重神，所以在讲台上他从不喝水，而他除非出国或身体不适，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教会……除此以外他也要求同工们在聚会前一小时必须穿戴整齐，在会堂做各样会前的预备工作，打扫、预备圣经、祷告……从他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主仆人柔和、谦卑、宽广与舍己的生命态度，他对同工的教导和接纳，常让跟在他身边的我，如沐春风。

记得好几年前担任社青主席时，走着走着……便不知该如何继续带领团契，于是便将自己的难处告诉张叔，心想他会教导时下流行的策略或方法之类的，没想到他只说了一句话：“学着把他们放在心上！”而这句话则成为我一生事奉中极为重要、宝贵的“葵花宝典”！

此外，记忆中最得帮助的一段日子是讲台信息的誊写，每当张叔讲完一篇道，我使用三～四天，将信息内容一字不漏的抄写下来(当时还不会使用电脑)，而一篇信息(约六十分钟)不断反复的聆听，深深感受到张叔在圣经真理上所下的功夫甚深！因此每当一篇文字记录完成后交给他，便不由得向他道声：谢谢！因为收获实在太丰富了！

而他近五十年事奉主的经历，在面对台湾教会界一波又一波的流行浪潮时，更常有着深远、智慧、独到的属灵见解，让身陷困惑迷思中的我们，常能保有“清醒的心”；“传福音、熟读圣经”是他的谆谆告诫，而他更常期勉年轻同工要花十年的时间传福音。

晚年这段时间他则多致力于文字著述与圣经教导……我虽常感到他的心急，却不太明白什么原因。而他最后着墨最多、戮力最深的启示录，在圣经班中，也未完全讲论完毕……

还记得四月十六日(二〇〇〇年)他证道完后的同工会中，告诉我们，他在讲台上感到自己的讲论和人的思想是分开的……直到发病，他着急的召集同工……

最后一次在张叔家中的同工会，也是电疗疗程圆满结束后的最后一次，原应欢喜快乐……但他却告诉我们：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仍走下坡……他对神的献祭就到这里了……他不能陪我们继续走下去……说着说着便哭了出来……而后便是一段反复进出医院的日子。

直到昏迷前的一次，同工们(宇科、鸿志、智豪、明珠和我)又再度齐聚在张叔病床前唱诗歌……我们多么期盼着神迹发生——让张叔再强壮起来带领我们！但张叔不发一语的听着我们唱诗歌，直到怀安来到张叔病床前；突然张叔流着泪叫了一声：“怀安！”大伙人跟着哭成一片……张叔开口说话了，他勉励着我们：“不要悲伤过度、不要对神失去信心、我们天上再见！”接着和大家一一道别。

生命当中许多深刻的记忆，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的..常常感到张叔仍在我们的身边，他仍和我们在一起聚会；就好像过去，每当他从办公室下楼泡茶时，总会问一声：“要喝茶么？”将近中午 11 点半时回家时，总是先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说声：“要回家了……”，而我知道这一切的分离，都只是短暂的，有一天神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诚如张叔和我们的约定：“天上再见！”

你来看(蔡鸿志)

“鸿志！你来看，院子桂花放香了。你要多闻香气，花的香气对精神很好。”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张叔观察到我常常没有精神，因此当桂花放香，百合绽放时，他会带我去闻花香，要借着花香医治我。这种牧人细致的爱，叫领受的人许久无法忘怀。

“鸿志！你来看，这些植物耐不住炎热，都被晒干了，夏天要是两三天没有下雨，就要浇水，院子的植物才不会晒干。”有一次，我一时兴起，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拿起大剪刀，学他修剪花木。他从楼上下来，看见满院子都是伤痕累累的花木，他掩住心疼，没有一点怒气，只是苦笑地问我在作什么，我说我在修剪花木啊！他温和的告诉我，现在不是修剪的季节，要修剪植物最好在四月刚要生长时，或是十月生长迟缓要换季时再修剪比较好，现在是夏天正是生长旺盛的时间，不要修剪它。我知道我的热心闯祸了，但他没有一点责备。跟他一起学习服事的过程中，老实说闯祸出错的次数不少，但他没有用过责备的语气，也没有开过检讨会，顶多告诉我以后应该怎么作比较好，更多的时候，连说都没有说。

有一次，我用水沟的淤泥当作肥料施肥，他看见，告诉我，不要用水沟的污泥，浇上去植物会死掉，因为水中有洗澡的肥皂水及洗碗精的化学成分，植物会死掉。几天后，他带来一包厨余，邀我到院子里，他用锄头将厨余埋在桂花树下，告诉我，三个月后再挖出来它就变成肥料了。三个月后的一个早晨，他带我去挖出来，然后给桂花施肥，那年桂花开得比往年都要茂盛。他对有心学习以及大胆尝试的人，总是积极的教我们怎么作，而且常自己亲身示范。

当我华神三年级时，有一次他告诉我，读者文摘有一期讲到人不应该吃掉太多肉，因为用一百人的粮食去养一头牛，只能供应少数人作食物，却使大部分的人没有食物吃，他鼓励我可以用这当论文的题目。原来，他以为我要写论文才能毕业，我回答说，现在华神学制改了，道硕不用写论文。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阵子我有点发福，他很含蓄的鼓励我写这方面的论文，希望藉此让我发现应该要减肥，不要吃太多肉，使我身体健康一点。

这就是张叔，平时不多说什么，即使有时候说了，他的话中之话，总叫人要想很久才会意过来，有时候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就好了。后来，自己面对别人直接指正，才发现自己度量还承受不住。才明白他小心呵护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可能承受不住。他总是用鼓励代替责备。

跟他学习服事，院子是我的教室，他是一个生命的园丁，在当中他教导培养我作一个生命的园丁。他带我去看有生命的植物，教导我怎样照顾它们，它们的性情如何，需要是什么，如何避免错误。言外之意，教导我牧养羊群也是如此。

张叔回到天家后，自己常常在院子中一个人沈思，心中有许多孤单落寞的感受，有时候甚至失去照顾植物的兴趣。有一天发现泥土因为太久没有浇水变硬了，植物变得焦黄快死了，赶紧拿起锄头将土弄松，之后用水浇灌他们，一段时间后它们恢复原来的光彩，在绿意当中我仿佛听见他临终前给我的托付。之后，花园成为我心灵得到慰藉的地方，因为这

一花一草都有他生命走过的痕迹，在每个季节更换之后，必定有生命的延续与再生。在当中，我仿佛又看见他的身影，呼唤我说：“鸿志！你来看。”

张叔——我的牧者、同工和叔公！（邱智豪）

活石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家，一个比原生家庭更亲密的家！张叔当然是我们的牧长、大家长了！而他的儿子，我们都叫大哥、二哥、三哥……。我永远感恩的是，若非这个家使我生命蜕变成长，我可能仍是一个流浪汉！

我读大学住教会宿舍（四楼），毕业后到中国主日学协会工作时住教会宿舍（五楼），结婚后住教会宿舍（顶楼）——一步步高升，念神学院到深坑服事后曾搬到深坑，后来一度又搬回木栅活石教会，今年因服事的需要再次搬回深坑，我相信无论我搬到那里，或在那里服事，木栅活石教会永远是我的家，我爱这个家，我相信这个家也永远接纳我。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张叔，对人是如此的接纳尊重，对年青人总是悉心栽培，对游子更是嘘寒问暖。这样的精神不只在木栅活石教会，也在深坑活石教会，更在每一个活石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流露出来。就像在深坑活石教会，人来人往之际，总有些人像杨宝泰弟兄一家，虽身在荷兰，仍心系活石，皆因神借着活石教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份“属天的亲情”。

从成为神学生开始，和张叔同工前后共计六年，包括他最后躺在病床上一年多的时间。我对他的印象是：圣经渊博、智慧老练、见解独到、心胸宽广、温文儒雅、忠心爱主、热心事奉、品味高尚……。

张叔讲解圣经是一流的，不只在木栅活石教会如此，在海内外认识张叔的都如此评价。曾随张叔到香港参加特会，当时的二位讲员正是张叔和吴勇长老，后来才知道张叔多年来寒暑假都会到香港（其实还有东南亚）教导圣经，他们深深受益（在会堂里不时会看到张叔讲道的录音带）。在中国大陆，张叔以文字作媒介，也透过了录音带课程造就了许多同工！只是他很少提及，也从不透露奉献了多少钱支持大陆事工。张叔也曾到华神延伸部教“耶稣生平”，康来昌牧师（当时的教务主任）对这课程评语是（大约）：见解独到、具原创性，在国内很难找到如此熟悉四福音书者。

认识张叔的人都知道他强调“白水圣经”和“条目圣经”，这是他读经的心法。“白水圣经”意思是不依靠注释书或参考书，将全本圣经多读几遍，自然就明白了，因为圣经能自己解释自己。“条目圣经”是将圣经几节或一段经文用简单的话写在一字条上（条目），全卷圣经做一遍后，自然就掌握到该卷圣经的完整信息。所以张叔的著作——以色列的故事、先知的故事和使徒的故事，再加上耶稣行程和默想耶稣，还有一本关于启示录预言的小册，就涵盖了新、旧约圣经了！这样对圣经所下功夫之深，不只现在的年轻牧者，连在老一辈的牧者之中也是罕见的。曾经和一位牧师交谈时提及张叔，他非常感激张叔，因为在他年轻时，二次生命的关键时刻，都是神藉张叔带给他更新和突破，以致今天他仍能站在事奉岗位上，他感叹地说，当时能传讲生命之道的牧长真的不多，对张叔的教导他一直铭记于心。

张叔是一位有异象和远见的牧长，他早年感慨教会在个人布道之不足，就编写一些福音材料，提供弟兄姊妹丰富的素材传福音，后来陈健民老师建议将之改变为“福音对话”，便于和学生喝茶聊天时采用，效果甚佳。随后又陆续出版“福音勇士”和“以弗所福音行动小册”，并推广到各教会，目的是希望传福音时不必套生硬的公式，或只靠个人的得救见证，可以多角度切入，让人了解福音奥秘。

当网路开始风行时，张叔就和同工商讨如何借着网路传福音，后来找了春男和翠琦负责，就成立了活石教会的网站。虽然我们在后续管理经营有些困难，但眼看今天网路的普及，众教会和机构积极运用网路传福音，就看见张叔在传福音上是何等前卫和积极了！再者，成立活石教会学生宿舍，也是张叔的远见，他总是不吝投资在年青人的身上，盼望培育更多天国人才，如今学宿的运作虽然停顿，但所结的果子丰盛，当初住在其中的学生，大部份是侨生或中南部学生，如今一些仍留在本教会（以琴、嘉瑞、姜森、欣华、妙如等），一些回到侨居地（淑芬、亚惹、惠蓉、雄江、维政等），不少继续在当地热心事奉追求，有些更成了全职传道人呢！

除了教会的事奉，张叔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令我经常回味！怀念每次到张叔家，都可喝到香醇咖啡和上等茶叶。每年年底，张叔总是自掏腰包请同工到山上泡茶吃饭，慰劳同工的辛苦，也在事奉上彼此勉励。张叔也很少严厉责备同工或发脾气，总是翻开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则在那里，记忆中只有一次，我们同工讨论真理时，张叔激动得拍桌子，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地方近乎异端，除此以外，他对同工或弟兄姊妹总是谆谆告诫，温柔地劝戒。他给我们时间学习成长、容许我们犯错、让我们发展自己的恩赐，自己身体力行地作众人的榜样，这样的同工经验真是何等福气！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张叔在婚丧典礼上是非常的认真投入，一方面出于对弟兄姊妹的关爱，一方面也是传福音的热心。相信曾找张叔证婚的新人都有类似难忘的经验，就是腿力要够，新娘子真恨不得在婚纱底下藏一张小椅子。记得有一次的丧礼，告别式还没正式开始，家属在棺木前哭得非常难过，张叔有点严肃地叮嘱不要像不信主的人哭得那么伤心，我们是有复活盼望的人！当时我有点感到张叔太不近人情了吧！后来我了解，他是遵行圣经教训：“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九23），我想张叔身体虽然瘦弱，若在他墓碑上刻上“福音勇士”，大家必不以为奇。

回想张叔在地上最后的一段历程，虽然走来坎坷和辛苦，令许多爱他的亲人和弟兄姊妹不忍，然而他是那样的坚定和充满信心，坦然面对自己的疾病和死亡（更胜我们这些要关怀他的人）。我心中的勇士不是所向披靡、没有惧怕或没有丝毫软弱，乃是在各样苦难打击当中仍屹立不倒，坚定地迈向新耶路撒冷城，如同保罗所说：“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四9~10）

因着和明珠结婚的缘故，成为台湾女婿，也和张家成为一家人，称张叔为“叔公”，然而这叔公似乎是有名无实的，不过我乐意叫“张叔”更胜“张叔公”呢！因为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家人，都是弟兄姊妹，虽说张叔创立了活石教会，张叔的家人也热心教会的事奉，

然而活石教会是神的家，不只是地上的姻亲关系（或各样人际关系），更是天上的属灵关系，如同耶稣所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了。”（太十二 50）

张叔是我敬重的牧者、我亲爱的同工、我引以为傲的叔公！

愿一切荣耀、权能和颂赞，都归给天上坐在宝座上神的羔羊！阿们。

福音战士(梁明珠)

张叔——我的四叔公，在我眼中，他是神国的一员文将，也是一员武将。在张叔内敛含蓄的生命里头，充满着传福音的热忱及旺盛的战斗能力。早年他穿着福音的鞋，走遍各地传讲福音；而在晚年，透过圣经教导、文字工作，他继续为神国尽心竭力、战斗不休，直到安息主怀。

在相处的这十多年中，他是位睿智的长者、不多冗言的信仰实践者、不多要求的生命榜样者。我欣赏他“福音战士”的风范。在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张叔很支持青年人的事工，曾举办多届台中与木栅教会的青年人特会，每次张叔都全程参与，用他的经验也用他的真心来陪伴我们，许多学生也喜欢与他对话。张叔不擅用感性的言词来表露他的情感，却在实际的行动中展现他的关怀。岁末年终时，他用聚餐的方式邀约青年人及服事同工，在肚腹的饱足中，让我们体会到他的爱。他是位认真的圣经教师，倾囊相授他丰富的圣经知识及生命经验。他对乐意事奉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支持的，用他的代祷也用他真诚但不多话语的态度。

在相处中，有二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张叔说到启示录提及基督再来，将带着一批得胜的信徒与撒旦打仗的情景时，他的眼神发亮、声音激昂，充满着能参与者荣耀战役的期待，我看到他内在战斗力的外显，仿佛穿上战衣预备要上战场了——这真是一位战士。另外，有时我们带着二个女儿到深坑服事，下楼遇见张叔时，他总是喊她们小兵，要好好跟爸妈做基督精兵，虽然没有清晰的鼓励言语，但我体会出张叔对我们全家服事辛劳的了解及称许。

张叔是福音战士，也喜欢我们这些羊群成为福音战士。他的战斗榜样，是他留给我的最佳礼物。我也期待将来在天上的荣耀战役，我还能与张叔并肩作战。

与张贵富弟兄一同事奉主的日子(张宇科)

在张叔逝世一周年之际，为文纪念这位在主里的前辈、师长，心中不禁感触良多。当年笔者决定放下属世的工作、专心服事主时，所面临的环境是：“永康街会所”这一系列的各个教会已经逐渐式微，在笔者年幼时带领教会的几位长辈都早已离台前往别处发展，而在一般教会当中，像笔者这样在既没有神学院文凭、又无牧师或传道人身分的人，想找到理想又能接纳拥有“会所”信仰背景之人的服事工厂，也实在不容易，而张叔就成了唯一可以投靠的长辈了。在与张叔交通后，他非常乐意且无条件的接纳笔者成为可以交通的同工，又在事奉主的事上给笔者很多的指导，使笔者在与他共事九年多之间，学到很多有关

教会的属灵的功课。

虽然笔者是在张叔一生服事主的最后阶段才与他同工，但就笔者所了解，张叔对二次大战之后的台湾基督教界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从他早年在“教会聚会所”（现称为“召会”）的服事，离开会所、在各教会间游走交通，后来在永康街会所，及耕耘会的服事，张叔提出了很多新的观念、作法，都影响了现今的教会。甚至在活石教会的这十几年当中，他在对大陆福音工作的策略、都提出了令人不得不去注意的观念与作法。在张叔逝世周年的纪念特刊上，笔者原应多叙述张叔对当代台湾教会之贡献，以表对师长、前辈思念之情，但因笔者与张叔同工时日短浅，许多事情也多为耳闻、并未亲身参与，实无资格写这样的文章、以免叙事不全反倒弄巧成拙。然而，今日在台湾事奉主的客观环境变化快速、难度日益升高、新的挑战层出不穷，笔者自觉有责任借着分享与这位长者共事的心得，作为对张叔的怀念及对其教导的感谢，也为教会面对当今环境所应具备的基本事奉态度有所建言。

首先，张叔给笔者最深的印象就是“对真理的坚持”。这分坚持导因于“真理认知的经验”不是来自人的教导，而是神亲自的启示。正是由于张叔经历了圣灵对圣经亲自的教导，真理对张叔而言就不再是死的字句、而是活的道路。而那些与张叔接触的人，也同时感受到了这样的不同，许多他们所无法解决或回答的问题，碰到张叔就能有答案、就能解决难处。许多人都会因与张叔有这样接触的经验，而同意这样的观察。当然，笔者也听说张叔的长辈及同辈之中，也有不认同他所领受的真理之人，认为他偏离主的道、破坏了前人的规矩。但我们实不可否认，张叔当时的作为确实影响了现今基督教界的许多的作法与观念。因此，张叔在许多人心目中有先知的分量。然而，就笔者与张叔共事的经验，真理的“原则”与真理的“具体实现”之间，仍有时空背景的差异的。因为每个人生活及工作的时空背景是会不断改变的，仇敌撒旦也不可能毫无改变任由教会长大，它反像圣经上所记，如吼叫的狮子，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随着时间的前进，撒旦也在进步、也在壮大，任何在真理的具体作为上墨守成规的教会，都可能成为撒旦的盘中餐、咀上肉。然更应注意的是，原则与具体实现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的，具体实现有所变迁、事实上意味着原则有了更进一步或更完整的启示。神的儿女都当对自己属“人”的事实有所体认，神在真理上的启示与教导，都可能因为人的问题而有所不完全。因此，从历史经验得知，神对真理的启示与教导是不断更新的，这绝不是说真理是会改变，而只是当人这个因素加入之后，人有限的智慧、能力、经验，就多少影响了对“启示的领会”。神的儿女对此必须有所认知，虽然神的启示是十分真实的，受到启示的人也有义务、责任去坚持，但面对属人的软弱，却更须要谦卑儆醒在神的面前，随时寻求、等候神更进一步的启示或管教，免得一不小心就落在主的道路之外，甚至成了撒旦的同路人而不自知。创新与坚持是相互矛盾牵制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多变的环境中，服事主的工人唯有谨慎行事，不急功近利，坚持真理的基本规模，同时也要充分运用理性的辩证，明辨创新的启示，才能够不盲从、不固执，好为教会带来新的气象。

其次，张叔给笔者的印象是对同工的照顾。生活层面当然不在话下，张叔观察入微的知

道每个人的物质需求，不动声色给予帮助，正如圣经上所记，神所赐的恩典是不加上忧愁的。在属灵上更是全力栽培，每次同工会，凡是张叔所知道的，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给同工最好的属灵指导，并用最温柔的方式处理同工个人的属灵状况。凡此总总，跟随过张叔的后辈同工，都对这种父爱般的照顾铭刻在心，不会忘怀的。依笔者与张叔同工的经验，团队服事的特质除了上述特点外，还包括了许多其它的要素，因为教会服事核心，是一群有固定目标方向，并对此目标负有责任的工人，所以同工群不仅像家人，也是工作的伙伴。教会的同工群其实与社会上一般的公司或组织法人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其目标与方向是属神的（或说从神而来的）。因此，凡一个团队需要的东西，对教会的同工群来说都是必要的，除了培养如家人般的关系以凝聚情感外，清晰的服务目标及分工、同心合一的使命感、明确的责任划分、及公平的奖惩……等等，都是必要并必需的。其实，圣经上对这些团队服事的运作法则是明确说明的（参撒母耳记有关大卫作王经过的记载），少了任何一项，都会对整体服事有负面影响，进而冲击到整个教会。笔者以为同工会的状况是一个重要指标，它必须彰显出一种“彼此信任以致可以无所隐藏、彼此开放以致可以畅所欲言、彼此接纳以致可以相互指教、彼此相爱以致可以合一”的气氛，如此，上述各样的要求，才可以运作出来的。从少数的同工开始，逐渐推展到广大的弟兄姊妹，教会团队事奉的机制就会自然形成。

在活石教会与张叔一同服事的九年时光，是笔者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其中所学习的功课，对笔者都十分宝贵。虽然笔者目前不在活石教会事奉，但以上所提的两点仍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也是笔者在目前的服事工厂与同工们共同的基础学习。笔者认为，廿一世纪对基督徒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容易的时代，在上个世纪，神的对头撒旦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虽然上个世纪的张叔及同时代的老同工们，对现今台湾的教会有很大的贡献，但事实仍证明撒旦进步更神速，彼此之间的消长是极明显的。回想张叔服事主的殷勤，战死沙场的奉献，身为后辈的我们更应努力不懈，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为神的国开创出在廿一世纪所应当有的景像，以见证出撒旦的罪恶与失败、神的公义与得胜。愿神祝福在活石聚会的神的众百姓。

我的属灵父亲(张翠琦)

感谢神！祂赐我两位和蔼可亲及受人敬重的父亲。一位是生我的父亲，另一位是我的牧者，属灵父亲——张叔。

张叔，属灵的大家长立下很多榜样让晚辈学习。服事上，我深记他要服事同工远离三件事：金钱、权势及情欲。而且他常提醒我们要详细查考圣经，细心照料大小（儿童主日学至年长）羊群，提供属灵的喂养及服事的出口。

张叔对福音工作是多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六年前所作的网路福音。他将他的查经讲义放在网路上，供更多人使用。他说如果他再年轻一点，他一定会学电脑。当时我想，张叔年纪虽长但头脑总是最先进，与一些食古不化的老人差太多了。这也是说，年轻人要与张叔

沟通一点也不难。

生活上，我喜欢看着张叔行走时牵着师母的手，那种感觉似乎在提醒我们，婚姻应是白头偕老，互相“牵手”作伴。玩赏各种杯子是张叔的喜爱。结婚时，他原要送我一组杯子，但当时的我对收集杯子没有兴趣，再来怕搬家时弄破了。但最近自己忽然察觉酒柜内也增添不少组的杯子，这时才想到，原来兴趣是互相影响的。

五年前，将结婚时，张叔问我未来的目标，那时我随口答了：“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开放家庭。”张叔听了，似乎觉得我志气太小了，于是用圣经的一句话勉励我：“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诗一三九 17）。他要我不要太限定神的旨意及作为，凡事可以更勇敢、更深入的去。这也是目前在生活及服事中一再提醒我的一句话。

最后，我要再说：“张叔，谢谢您！您把我当成女儿来看待，不时教导、关心我。”“我们在天上还要相见，努力爱主！”这是您紧握住我和春男双手时所告别的一句话，是的，我们会再见。

您第一，张叔(吴东猷)

跟随张叔查经约有十个年头，经文记得不多，老师的精神却深烙心中。每次查经准时到场的就是他。学生迟到他不以为意，没来的更是只有关怀没有批判。在我家查经时，他亦然如是泰然自若独占鳌头，我直呼“您第一，张叔！”。

人是健忘的动物，能让人难忘的一定有他的特质，有些人天赋异秉，有些人天纵英明，有些人却是努力修习，日日新，又日新。张叔勤读圣经，精僻入理，将之精华串引成册，教导众人。念兹在兹的圣经学校由他开始成气成势，读神的话，理解神的话，非圣经不可，圣经是神儿女信的凭据。因此他教学的重点由此延伸，他以经解经，不偏离圣经的教导，不参杂个人的意见，虽然乏味，没有活力，但环环相扣不偏不倚，对神的真理，让人无可推诿。

有人说知易行难，有人说知难行易。个人深觉知难行也难，皮毛之见当然容易，想见堂奥就不简单。行也是一样，能够终生力行，一以贯之也是不简单。张叔教学的态度是不懈怠，常保热诚、沉静聆听、温和以对。对于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以理服人而是以神的话相对，理亦解，神的话难懂，异议者一脸狐疑，但他点到即止，因为经历圣灵才是解题之钥。“被提”更是他的看见，他总是不厌其烦的谆谆告诫，要当勤快的人，将来主来时，才不致被撇弃，他对神知之深，也能身体力行，让人印象深刻。

张叔走了，无牵无挂的到主那里。留给人们的是不尽的思念，念他的爱，想他爱神的情，他的精神常在我们中间。

悼念一位可敬的属灵前辈(张爱华)

犹记得民国八十一年夏天刚返回台湾，向政大报到后，就赶紧展开寻屋的动作，以便安

顿那即将自海外运回台湾的行李。那时我们一家暂住基隆姊姊家，到台北木栅一带找房子也算是迢远的路程（因当时尚无北二高）。跑了好几天，正苦于无头绪之时，长安竟然走进一家教会去探问，正巧遇见了凯沁姐妹，也就因着她热心的协助，我们认识了陈大姊与蔡大哥，并顺利地租到他们的房子。那时我们真觉得幸运，能找到一个靠近工作地点又环境幽静的居所，又因佳偶团契亲切的招呼，决定加入活石教会，觉得活石教会是一个很温暖而实在的神的家，能融入这个团体是一件美好的事，虽然“她”与我过去参加的教会是不同类型的。

回想起来，当初对于活石教会感觉那么温暖、不虚华，实在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都是真实的基督徒，此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位可敬的属灵长者—张贵富弟兄（我们的张叔叔）—在当中，让弟兄姐妹们学习，并以他为中心互相关连、联系。他确实是大家的导师，一位关心每一个人的长者。

张叔叔有许多令人怀念、感佩之处。我们曾住在他们楼上，那时我的儿女们正处于幼稚园及小学的阶段，跑跑跳跳、叫闹喧嚷是家常便饭，张叔叔一家人却毫无怨言，后来我们搬家至另一住处，楼下的小姐屡次上来抗议小孩们行动过于大声（不晓得是不是隔音较差），更令人回想到以前张叔叔一定常常忍耐着我们的噪音，却从不抱怨。此外，住在他家楼上，更可以便利地得到他的关照。有一回，他发现我略有感冒之状，就教我如何以蜂蜜柠檬汁抑制感冒，快速复原，过不久，又请张师母端来一杯现榨的蜂蜜柠檬汁让我饮用，那时所感受到的爱心，真不是一句口头上或精神上的关怀而已，而是谦卑地服事一个晚辈的实际行动！

在与张叔叔共处的年日当中，受益良多的是他的讲坛与主日学。许多的主日，我在会堂或副堂中听他铿锵有力的讲道，看他清矍有神的面容，真觉得他是神的信使，将神的真理清楚地陈明，教导我们明白神爱人的美好旨意与信徒的处世生活宝典。此外，我也很喜欢张叔叔在丧礼中的证道，好几次，我们诗班与他共同在安息礼拜中服事，我非常佩服他对丧家的关怀，有时很远的路他也赶去安慰，在礼拜中他每能以一篇富于人生哲理、透视人生境遇的讲论，导引出神所为世人预备的救恩的美好，我感觉到张叔叔真是会把握这种未信者接近基督教的机会，所讲的信息长度刚好，且是完备而精要的福音，不但给众人安慰，更令人向往归属于神国之美好。

我和宋佩、芝华姐妹曾有幸受教于张叔叔的“私塾主日学”。说是“私塾”纯是因为一种感觉，因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班（从未超过五个人），而且在一个小小的阁楼（“方舟”）上课，我们这几个同学颇有“入室弟子”的感觉，因为很亲切，材料很丰富扎实，可以针对个人的问题深入地回答，真像是一个家教班。

我们读了“士师记”、“箴言”、“传道书”、“罗马书”…等等。张叔叔真是不计代价、不辞劳苦，有时他在为我们上课后还得讲道。他体贴我们这些周间忙碌，而又想学习者的心，就愿意在主日早上拨空，为我们预备整套的教材，还请以琴打好字，我们只需到场即可，一年多的免费讲习，却连一点小礼物都不受。如今我和宋佩有时在方舟里讨论

事情，常会彼此会心地一望，想到我们过去共同在此受教，想到他忍耐地等待我们的晚到，我的瞌睡，以及为我们释疑解惑的话语，真是何等宝贵的时光。

认识张叔叔八、九年中，真是感受到他言教和身教的美好，他的知识广泛丰富，但从不端出长者或专家的权威，总是以分享的口气相谈，我曾请教他教养儿女之道、买房子之事宜，他都给我智慧的指引，与他谈过后，常觉较为开通了。在我的服事上，他也常常对我鼓励、期许，使我不觉压力，但感应该努力向前。他也能与大家同乐，共品咖啡，共尝美食，教我们一些简单而有用的健身操，令人印象深刻，他如温煦之和风，与他相处，不觉无聊或重担，而有眼界开展之感。

想想我们的张叔叔，他是一个开创者，敢在中年之后再开展一段建立教会的艰巨事工，奉献他半生辛劳所得，创设了两个会堂，又为神招聚一群弟兄姊妹共同为社区、外地客的灵魂得救与信仰造就来努力，晚年且从事相当耗费体力与脑力的文字事工，一样是无财务上的投资报酬可言，这一切反映了他一生为信仰真诚的付出，以及他作为一个福音勇士的殷勤不倦，他实在是留下美好的典范。在他最后一次的讲道（九十年四月十六日）中，我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以“守住信仰”来勉励我们，他似在告诉我们，他已跑完当跑的路，守住当守的道、打过那美好的仗，要我们接好他传给我们的棒，再跑一段改造人心使之归向神国的路。是的，我们应当振作起来，因有像张叔叔这样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应当快奔那信心的道路，不要再闲懒不结果子，而应携手合作相爱，到我们见主耶稣与张叔叔时，才不会羞愧呢。

默想张叔(杨金月)

二〇〇〇年夏天，正值全家访美停留之际，张叔脑瘤消息越洋传来，令人错愕！无法相信这样的事会临到他身上，当时多么盼望神的话此刻就安慰我们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约十一4）然而教会那个主日的讲台却是提摩太后书四章9~14节有关服事的信息，就在那时第6~8节：“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几个字以百倍般的速度放大进入眼里，像是一种宣告，又像是一种安慰。心里最深的祈祷仍旧是“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约十一3）若是你肯，必然可以叫他像拉撒路一样死里复活，然神有美意不可测，那美好的仗，当跑的路，张叔已完成，息了世上的劳苦，进入神同在的荣耀中。

从不知道张叔真正的年龄，也没有特别问过他的家人，总认为他的心和我们一样的年轻，没有距离，一颗极具包容力的心，赢得教会弟兄姊妹与同工的信赖与敬重，记得有次在我们家中查经，有位新来的朋友，虽然一开始便表明自己是个天主教徒，然张叔却连忙说：“不要紧！我们同信一位主。”在场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诚挚和睿智。

与张叔查经将近十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教导我们要不断地传福音与操练敬虔的心，“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前五8），若我们的心窍能习练通达，就能明白神纯全可喜悦的心意，每星期固定的查经班是我们心灵的“医治中

心”，属世的劳累常使我们伤痕累累，“愈挫愈勇”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然借着查经，张叔将基督的真理丰丰富富的辨明在每个人的心中，激励我们向着标竿直跑，对于一些尖锐且怀有敌意的问题，也能给予客观、中肯的答复与引导，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他这一生成了一台最精彩的戏，献在神与世人的面前。

回想十三年前进入活石教会，虽然经由凯沁姊妹的引介，然对我们最吸引的还是张叔讲道的特质，及他牧者般丰沛的属灵人生哲学，（尽管活石的聚会型态与我们之前的教会背景十分迥异）为此，我们甘心学习他服事神与服事人的榜样，今夏从英国回来，张叔已安息，对重踏教会之门，有些踌躇与情怯。

走在万兴國小旁的人行道上，常会遇到张叔正来往教会与家之间，彼此间虽不曾因为打招呼而驻足停留，然就在他的回应中，可以“坦然”地往前行，如今与他“不期而遇”的机会不再，然“天家再见”亦为期不远，因为我们都在往回“家”的路上走！

良师益友话张叔(陈玉妹)

圣经教师

因缘际会地来到“活石”，是因为孩子参加教会的暑期儿童夏令营。留在活石，则是因着渴慕寻求圣经中的宝藏，而带领我进入那流奶与蜜的丰盛之地者，正是教会的大家长——张贵富弟兄。

认识张叔，是从家庭圣经班开始的，每星期四晚上的查经，他总是第一个到达轮流开放的家庭，耐心安静地等候弟兄姊妹，十多年如一日，从未间断。除了出国外，绝不无故缺席，既使假日也不例外，其认真、严谨、负责任的态度，成为我日后服事主的最好榜样。

张叔研读圣经，有其独到的见解，带领我们查考圣经更是倾囊相授，对于弟兄姊妹发问的问题，教导我们必须回归圣经经文的前后顺序与关系，思之再三，要我们养成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的生命内涵。

记得张叔曾说：“读新约，最要紧的是把『耶稣生平』弄清楚，只要把四福音书读熟，到了后面书信部份，自然就通了。”至于旧约，张叔则告诉我们，先要将历史事件中的人、地、事、物、时间及发生经过的前因后果弄清楚，再试着转化成一幕一幕的画面，像看电影情节似的，读起来也就不觉枯燥乏味，反觉生动活泼，印象深刻。而先知书则是穿插在历史书中，时空距离缩短了，困难度也就降低了。

张叔因此鼓励我们，为了要读明白圣经，必须勤读、熟读。他说，日语中的用功两个字，含有勉强的意思，勉励我们读圣经要努力下工夫，还要带有几分勉强才行。记忆中，记载耶稣生平的四福音书，是我们查的最勤、次数最多的经卷。如今，在张叔的遗着中以“默想耶稣”一书，堪称为其精华之所在，对于每日灵修及生命的更新变化助益良多。

生活导师

跟着张叔查圣经，是非常生活化的，除了以圣经真理作根基外，还时常告诉我们要将信仰落实在生活中，叫人能看见。他教导我们要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记下每天发生的新闻、

事故、或特殊经历以及心得感想，再加以整理，就成为日后与人交通、传福音的最好题材，而不是一般的八卦新闻。

张叔为人极为细腻，即使是生活中的琐事，都能成为他生命经历的小故事，常在查经中分享他传福音的见证，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往后再读经文，每读到相关经节，总会想起张叔的点点滴滴，仿佛又看到他那摇头晃脑的神情……

一九九五年我曾因手术住院，在出院后两天随即回到查经班，张叔见到我，马上拿了一个坐垫，亲自为我垫在背后，体贴细心之情，令我感动！

有一次，张叔从洗手间出来，拿着一张卫生纸，顺手往副堂窗户的框子上一抹，正巧我从旁经过，就跟我讲，这是废物利用，随手擦一下，不用什么力气，也不用什么时间，还能让框子上的灰尘少一些，是很不错的方法！所谓“抹布擦过的地方不会生虫”这是张叔勉励我们的，平常应当勤于清扫整理环境，不但可以活动筋骨，还可达到健身的目的。

还有一次，国靖和我才踏入教会，就看见张叔正在院子中，打开地上的一个盖子，国靖问说：这里面是什么？“化粪池啊！”天啊！原来是教会厕所的马桶不通，张叔自己在清化粪池啊！这是何等的传道人，竟然卑微如此！令我刮目相看！张叔还适时的传授我们水管不通的一些诀窍，并告诉我们请人做，若没有抓到重点，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日后，当家中的水槽阻塞时，我们学习张叔的做事精神，亲自拆下水管的凹槽处，将一些缠绕的头发及垃圾清除，解决了排水管不通的困扰。

张叔也是一个勤俭、有节制的人，常说基督徒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而他自己的生活作息是简单规律的。每当查经后，奉上点心时，也只是浅尝即止，总以吃多了身体无法吸收为由，婉拒弟兄姊妹之盛情。他曾多次提及年轻往事，在日本统治时代，艰苦的日子里，仍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蒙神特别祝福之后，还经常以空心菜煮小鱼干，来纪念那段岁月中唯一的一道菜，藉以提醒孩子们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

张叔不追求名利，一生追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在许多的事上，身体力行，奉献时间与金钱，从不夸口自己的荣耀，因为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也必纪念。

属灵父亲

虽然在讲台上，张叔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传道人，但私底下却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辈，经常邀请弟兄姊妹喝茶聊天，还曾亲自带我们去猫空爬山，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体力之好、脚程之快，真是令我们这些年轻人自叹不如！

在我跟随张叔学习查考圣经之初，并未参加主日崇拜，因此心中常感觉亏欠，而他似乎也察觉到我的不安，于是当着众弟兄姊妹说：“只要是主的羊，到哪里吃草都一样，主认识祂自己的羊。”主的爱是如此辽阔高深，那种被接纳、心灵得着释放的感觉，顿时解除了我心中的愧疚感，让我得以在圣经班中成长茁壮。

当我抛开一切挂虑，稳定参加教会中的各项聚会之后，张叔鼓励我服事主。他说：“做一个基督徒，若不服事，就好像是一个人把一本圣经束之高阁没有用一样。”又说：“弟兄姊妹聚会久了，没有服事的机会，属灵的生命就会退步。”于是在查经班、插花班、妇

女会、诗班及团契的服事中，丰富了我的教会生涯，使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愿意委身其中，是的！因为爱，所以我愿意！

在我开始带领第一个家庭圣经班的时候，张叔特别影印了一份已经绝版的相关资料，帮助我在一些艰涩的圣经难题上，作正面的引导，不但在知识层面，也在生命的属灵经历上，提供了许多教导。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使我领悟到一个好老师所应具备的条件与内涵，期望至终能成为合神心意、讨神喜悦，在神国里尽忠的好仆人。

有道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感谢主的恩典，在我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预备了如此良师益友。谢谢您！张叔。

一千零一个日子(杨宝泰)

神向我动工的日子可以追溯到小学毕业的那年，我从邻居要丢掉的书堆里捡了一堆的“皇冠”小说，也包括两小册的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单行本。我窝在莲雾树上一头雾水的大略翻过，什么都不懂。很奇妙的，过了一周我被通知到麻豆的黎明中学就读，那是一家天主教方济教会所办的学校。我懵懵懂懂的接受了一些福音的教导，尤其是耶稣降生时有几位博士来拜的那一段。

出社会后的两个重要工作老板都是基督徒，但两者的作法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几乎都不谈信仰的问题，也没有将基督的信仰带入经营管理，在经过与老板的一段不愉快经验后，我加入了永光化学。

在永光，除了强调圣经教导的经营哲学外，也从外面请了牧师与传道人每个礼拜二早上都来，陪我们读经与解经，董事长与夫人也几乎从不间断的来陪伴参加的人一同读经。然而对我而言十年如一日，我这块土地仍然夹在旷野的荆棘中，虽然有点感动，但是忙碌的工作与繁华的世界，总是有办法将我得到的那一点点挤住。再接着一阵干旱，很快的就如晒干的糠秕，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然而神是奇妙、信实的，借着要原谅你的仇敌（罗十二 21）的一段经文，提醒我不要去追查将我儿子撞成重伤而又逃逸的车祸肇事者，让我和儿子都不再控诉，能够很快走出那段时间的阴霾。我逐渐承认有一位主在掌握这一切，为了儿子可以从重伤康复，我曾祷告并许下愿意受洗归入主名下。然而，少薇是受天主教的洗，我们不能让一家在礼拜天分两边聚会，因此这样的承诺就被吞下不再提了。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我们不知如何去行的时候，裕仁出面邀请我们到深坑去“捧”将去证道的公司副董的场。为了这一路照顾我们的基督徒长者兼长官，我们就以郊游的心情到了活石教会。没想到小小的教会竟然有那么多政大的校友，还有那浓得不可化开的爱。我和少薇在爱宴后就在云乡山庄承诺下个礼拜会再来。

可是，我们两人如多马，不是那么容易就接受基督教信仰，更何况我们是“带艺投师”的。就在下一个礼拜，张叔来深坑讲道，虽然不记得讲什么了，但是他的风范却深深的吸引我们。我未曾见过一位长者如此的温文儒雅，伛偻的身材，目光却露出智慧与爱。当下

我只想着我到他这年纪时，能够有如此的“修为”吗？

为了争取与张叔有更多的时间相聚，我和少薇就开始了追逐张叔的日子，我们不管新约或是旧约，只要是张叔开课，我们就去参加。在没有高昂声调与激情的夜晚，我们虽然经常忍不住打瞌睡或是与蚊子共舞，但是我们逐渐了解，张叔开课是为了想在有限的年日中，赶紧将福音传出去，让我们在传讲时不会因认识不清而误导别人。

没想到神只为我们预备了一千个日子，张叔在深坑最后一次的讲道时提到了神不再向他说话……之后，我在他的家中与医院里，他都要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怕”。望着他干枯的身子，我们去了荷兰，我们竟然无法说再见。

在荷兰，我们一家接了不少服事的事工，虽然我们仍然感觉装备不足，但是有张叔给我们的启发与陪伴，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希望将张叔在活石所给我们的，带到荷兰，并在荷兰活出来。

感谢天父的奇妙安排，让张叔替代我生父的角色，成为我属灵的父亲，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我了解了基督的信仰，更从他的为人，让我体会耶稣牺牲的伟大。在这异地，我总算了解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意义。

我怀念这位在世上一千零一个日子，成为我永远属灵生命的父亲。

张叔——我们属灵的榜样(周伟明)

传道与作榜样是同一件事，所有的引导均来自两方面：教导与榜样。感谢神，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着我们属灵的需要，神赐给我们不同属灵的老师，谢谢主将张叔赐给活石教会，让我们得见一个活生生的教导，就是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毋庸置疑，张叔在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扎实的，老实说，刚刚开始参加母堂张叔的查经班时，因着对圣经不够熟悉而一知半解，似乎是觉得张叔如同一本活的圣经，课堂上经常引用不同旧约、新约经文及各种角度解释，让我们明白，如同坐云霄飞车般上天下地，当初虽然不甚了解，但是越多阅读张叔的著作，诸如耶稣的行程、使徒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福音勇士等，才发现张叔对圣经之研究，实非我们所能及，更觉得他是活石教会的宝藏。当初就好像一位没有经验的采矿者，初初发掘到黄金脉矿，越深入就越觉得宝贵。

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往往需要不同的好榜样，没有了他们，我们就没有可遵循的榜样，更要紧的是，我们必须了解到，跟随耶稣与跟随耶稣的仆人是有关的，就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谢谢张叔在深坑成立了深坑活石基督教会，让我们在活石教会白白得到这份信仰，经常听见张叔在传福音的勇敢榜样，包括他自己在主日讲台的见证，诸如在南投穷乡僻壤传道，在公司大老板前的见证，好像看见保罗所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

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腓四 8~9）

在私底下，张叔是一位泡茶、品茗高手，更是泡咖啡的好手，张叔经常邀请深坑弟兄姊妹到家中茶叙，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往事，满屋子充满铁观音的茶香，混合着咖啡浓郁的香味，还有迷漫在空气中的笑声。此时的张叔是如此接近我们每一个人，和蔼的福音长者是如此轻易近人，张叔谢谢您无私的爱，让福音的种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里浇灌启蒙。张叔这些美好品格与榜样，如同神对摩西的评语：“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这样一位长者风范，实在是我们美好遵循的榜样，更愿张叔敬虔的后代能因此蒙福，奋起承接这福音之火炬，让活石教会成为木栅、深坑地区的守望灯台！

怀念所敬重的张叔(高文宗)

张叔是我们所敬重的，他的生命如同云彩般的美丽，叫人好想靠近他。好像他时刻都准备好了，要接待你我一般，与他交谈不只得着知识和教导，也体会到安慰和鼓励。更赞叹张叔的生命可以把主的爱、主的真理、主的心意活得如此精致。

回想民国七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我和丽玲在活石教会结婚的日子，那时我信主不久，认识的人不多，但感谢弟兄姊妹的帮助和扶持，事后林姐告诉我，张叔在婚礼前一直在打扫教会，特别是擦很高的玻璃，连年轻人都有点害怕，还要拿梯子的。林姊看到了都很紧张说：“张叔你要小心哪！”你们知道的，张叔的回答都嘛是稳稳的：“过两天文宗结婚，到时候一定有许多未信主的朋友会来，我们要打扫干净一点。”事后我听了，甚觉窝心，记得那时才加入教会不久，跟弟兄姊妹也没有很熟，我是小子中的小子，但张叔服事的态度和精神令我动容，我由衷的感激这位老人家，同时也是我今后要学习的榜样。

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我到中国东北去服事，第一次去那么冷的地方，气温是零下二十度，但弟兄姊妹却火热爱主，渴慕主，虽然物质缺乏，但大家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却是叫我震撼。我去到一个地方教会服事，住了一个星期，有可能是太冷的关系而受到风寒，回台湾后就咳个不停，咳了约二个月，四处看医生也不见好转，有一次去找张叔聊天，跟他分享，我说不到二句话就咳，他看我这样子就说：“要不要到我家坐坐，我泡茶或热咖啡请你喝。”我当然嘛赶快说好。张叔泡的茶好香，煮咖啡也是一级棒的，这是众所皆知的，这样聊了一会儿，他给我肯定说服事主很好，也鼓励、劝勉和安慰我，使我倍感温馨，因他了解我，他总是那样真诚、温柔的接待人，张叔心里柔和谦卑，让人从这位忠心的仆人身上看见主的爱和主的荣美。

虽然张叔不在了，他现在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但他爱主、服事主的榜样，对真理的认识、了解和执着，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也深信众同工和弟兄姊妹一定能把活石教会建造成一个荣耀的、合神心意的、宣教的、得人如得鱼的教会。

永远的「张叔」(黄国靖)

认识张叔是我一生的改变，人生的转折点，之前虽然信主多年，然而在对圣经不明白及误解的情形下，几乎信不下去。

张叔从救恩开始教起，读四福音、保罗书信、一般书信，使我明白真道，福音的真理，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区别与不同，使我一直止于“劝人为善”的宗教信仰阶段，如蝉脱壳般，明白真神，体会自己的渺小与不足，十多年来的教诲，如父亲般的呵护我灵性的成长，直到张叔生病的前一刻，我们还在研读旧约历史。

张叔钻研神学，有自己的神学观，不流于俗套，自然有一番特殊的见解，这也是我喜欢受教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不是学院派参考书里可以看得到的。

张叔治理教会依循着圣灵带领，但不走偏锋；来教会成为我的一种享受。张叔生性节俭不浪费，这也是我们跟他学习的地方，他很会种植花草，对植物研究也有他的一番见解，教会院子的榕树长得太密了，他说：“这样不行，会长虫，要修剪。”径自取来铝梯，上高高的树梢修理修理，七十多岁的老人家，还像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说到做到，不耽延。他还教我们木炭的火如何点着，生活化的他，证道没有高言阔论，鞭辟入里，扎人肺腑。

张叔生病住进万芳医院护理之家，由于我们家在附近，万芳医院成为我们夫妻散步的目的地。虽然一年来他一直没有醒来跟我们说说话，但能看看他，对我们却是一种安慰。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默默的祈祷他，快快好起来。

如今神有祂的美意，张叔一生都奉献在传福音上，他也希望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也都是传福音的人，教会的成长，不要只注重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质的提升。

万芳医院 1268—2 传福音的人

八十七、八年间，翁景民弟兄曾来教会做两次福音布道，效果很好。张叔事后在闲聊中赞许翁弟兄是个“传福音的人”。

张叔生病期间，仍然关心人的灵魂，在自己尚清醒之时，仍不忘传福音给周围病房的病患。看在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很是不忍。我心想这个“老人”，难道不知自己的病况严重性吗？但在私下交通当中，知道他老人家早已预知自己的病情。十年前医生已警告过了，这是旧疾复发。

翁弟兄现在已回天家了，病因是肺腺癌，翁弟兄住院期间，也是经常鼓励癌末病友要有求生的意志。两位爱主的弟兄一前一后被主接走，留给后人无限的暇思。张叔说翁景民弟兄是“传福音的人”，我相信张叔也是“传福音的人”。不是吗？

那段采地瓜叶的日子

犹记得张叔在世之时，曾在教会六楼种些地瓜种苗，不一会儿就长出地瓜叶蔓藤来，有很多弟兄或姊妹分享了他种的地瓜叶，我也是其中的受惠者之一。

“收割”是让人喜悦的事，因为有现成的果实、禾稼可享用，人们喜欢收割。“撒种”之前则先要翻土、挖沟。成长过程中要抓虫、施肥、锄草，须花很多心血照顾幼苗。张叔施的肥料很环保，就是用糯米发酵过的渣，不洒农药，吃得绝对安心。

张叔像个园丁，辛苦的耕耘教会的里里外外，我们就得在里面享受被浇灌的滋味。和张叔聊天是最大的享受，不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天文、地理，各种国家大事，人间小事，市井小民乡谈，他都无所不谈，而且他都有一番鞭辟入里的见解。

未成行的香港、大陆行

张叔过世前的一段日子都在忙以弗所福音行动小册，以前他隔一段时间都会到大陆、香港走走看看，我很好奇张叔到大陆、香港是做些什么事。有一次我就说，“张叔啊，什么时候去大陆也带我去，我可以帮您提行李。”张叔欣然同意，不作二话。

张叔是勇者，站在他面前才知自己的不足。张叔是全能者，圣经知识丰富。张叔更是一个圣经实践者，他身体力行，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张叔证道会穿插一些生活上的小例子，不是大学问，但很受用。有时候以为耶稣的长相就同他一样。

搞政治的人，一言一行都为了“选票”而努力。传福音的人，一言一行都为了“福音”而努力。前面的人为自己的利益求好处，后面的人为他人的利益求好处。相信张叔到香港、大陆一定是求香港人及大陆人的好处。

病房

1268—2 病房，是万芳医院十二楼“呼吸照护中心”的病房，也是张叔在世最后一年安居之处所，神为他预备了一位二十四小时印佣照顾他，让疲累的张师母有一喘息的机会。

我曾经有一阵子在“活石双月刊”做邀稿、校稿的服事，杨叔负责排版编辑，杨叔最经常对我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对张叔的话语留下一些东西，我们努力做，我们催着他做，他会更儆醒，更有力量，我们对后人交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张叔一生的著作浩瀚宏伟，仰之弥高，望之弥坚，唯有伺立左右者才能得其堂奥。十年的查经生涯，建立起的师生情谊，至今想来对张叔甚觉愧疚，没能尽符期待。1268—2 病房在我的心中难以抹灭，因为那儿有张叔的影踪，有关心张叔的弟兄姊妹在那儿一起同心祷告的声音，有家人探望关怀的声音，有医护人员忙碌的声音。

灯熄了，油罄了。人来人往，如沧海之一粟。张叔之不平凡，在于他愿做平凡人，这平凡人，成就了多少不平凡事。我愿意向他学习。

把张叔叔的话拿来用(张淑铃)

偶像从孩子断根

记得有一次主日信息，张叔提到“偶像从孩子断根”，他说儿女尚未信主，偶像先从儿女的下一代断根，不要让偶像一直延续下去。

因着张叔口中的这句话，让我想起我的美发客人中有好几位都是“阿嬷”，她们都在家里帮女儿或儿子带孙子，而且这些阿嬷跟我提到，要儿女去教会实在很困难。我就和这几个阿嬷说：“偶像先从孩子断根。”先把孙子带去儿童主日学，而且因着每天和这些孙子接触，就可以天天传福音给孙子。结果这些阿嬷听了我的勉励和提醒，就把孙子带去教会，而且天天跟孙子传福音，一起祷告，几年后，真的，这几个阿嬷都把这些孙子带到耶稣基

督的信仰里；而且最近也看到这几个阿嬷的儿女渐渐开始接触教会，最可爱的是这些小朋友在家中还会向他们的父母亲传福音呢！

真没想到张叔的这句智慧言语，我就把“它”拿起来用，让我带领了許多人归向主，感谢主，荣耀、颂赞归给主！

横柴拿入灶

我很喜欢参加祷告会，因为她是教会属灵的中心，有长者一张叔引导我们的疑惑，从圣经观点教导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当我们在为某某弟兄或某某姊妹的灵命担忧时，张叔都会适时为我们解惑指点，按照圣灵的引导要我们不要操心，就如同“取柴入灶”要顺势而为，不要硬拗。福音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横柴拿入灶”。

忆(林丽慧)

经常可以在楼下与张叔叔相遇，是一位看起来那样慈祥、温文儒雅、满腹经纶的长者。他总是将自己梳理穿戴整洁，精神愉悦，那时帮人带孩子，经常会到楼下散步，所以常有机会遇到张叔叔，打招呼、小聊几句是必然的。虽然不常有太多闲聊的机会，可是短短的几句，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张叔叔的生活智慧、信仰的信念。

回想当时经济困难帮人带孩子，加上自己小孩年幼，所以经常精神体力疲惫不堪，每每与张叔交谈或是讲台信息中，常常得到许多的鼓励与安慰，好似整个人又可以重新活起来一般。

张叔是教会的大家长，更是我与家人在台北由衷敬仰的长辈。得知张叔生病至安息主怀这段期间，多少的祈祷、多少的不舍，溢于言表。不论是张叔本人或其家人所表现出来对神的信心，令人敬佩之外，也实在给自己上了一堂基督徒生死观。

张叔叔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人人信主，传福音是他老人家的遗志，我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责无旁贷，就由自身做起，把握每个传福音的机会。

忆张叔叔(唐恒利)

每天，只要我注意着，几乎天天晨晚，张叔叔都准时地打从我家门前对面的国小墙边经过。

开头，总忍不住想叫一声“张叔叔早”但，因为他走路都是“向前看”——目不斜视，所以，我的那句“早安”十年来始终没入他的耳，只是在内心尊敬着他。

而我相信他，时时刻刻都在倾听主声音，他爱惜光阴，宝贵主对他说的每一句话。

张叔叔不富有吗？不，他富有，不，不，他不富有。

他奉献建立教会的地皮、大楼，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奉献给主，再加上他一生的时光，谁能有这样涓滴为主的心呢？

然而，……

我在一个下雨天夜里，见张叔一个人撑着伞去赶公车……

他说了一句话，我还记得：“我们吃水果要在大出的时候，又便宜，又最好吃。”……

张妈妈说：“张叔叔平日饭菜很简单，遇到有客人来到家中用餐，张叔叔会很高兴的说，“托客人的福，我今天可有好吃的啦”……

我从小就迷恋英国侦探小说“福尔摩斯”，那时我觉得福尔摩斯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后来，当我还是青年人时，我心目中的物件却是“张叔叔”，张叔叔的头颅真的很像小说里的神探，大而后圆的后脑，高高的额头。

深邃而具智者的眼睛，一副代表着知识、智慧的深度眼镜，尊贵而平易近人的笑容。

宽慈仁厚的心，为主传道的热力，瘦而走十架路的脚，扛着沉重的十字架的肩和双手……我怎样来回忆张叔叔呢？圣经上有一句话安慰了我：“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温柔的人有福了——张叔的道和张叔的路(林胜丰)

刚到活石的时候，觉得这教会的敬拜很简单但……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我喜欢唱诗歌的时间，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觉得自己的歌唱得比别人好。即使一点也不是如此，但在不知不觉之中，就会享受那种可以唱对拍子、唱顺旋律、高音跟得上，中气撑得足的感觉。因而，在唱诗的过程中，想到的只是去表现自己，像是鸣的锣、响的钹，而忘记唱诗是要赞美敬拜神。而张叔在聚会中曾多次提醒：唱诗要先去体会歌词的意思。想到张叔在聚会中的眼泪，我想我就更明白这话的意思了。

十几年来，在聚会中有些事总是不变……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时代一直在变，教会也一直受到许多的试探和挑战。在这过程中，不管是“闰八月中共攻台”或是“总统大选”的沸沸腾腾，张叔总是持定真理，本着圣经来喂养我们。好多年以来，教会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增长。但不像今日的电视新闻需倚靠各种“咸口味”的报导来提高收视率，张叔则一直坚持传讲神所托付给他的纯净道理。那有根基的房子是立在盘石上的。

在主日聚会之外……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

曾经有一段很长时间，张叔每个星期都会到秀明路二段六十六号一楼，讲福音给我的亲戚们听。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对福音很感兴趣，但是为着一种礼貌上的客气，他们会每星期来听张叔讲道。那时，我心里常想，张叔明知道他们在真道上的态度，为何做这些不讨好的事呢？何必这么辛苦呢？许多年以后，我渐明白，张叔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感受，而是别人的需要。他是何等热情真心要与人来分享这信仰的真实和美好。

为什么张叔可以是我们的张叔……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

听张叔讲了许多年的道，到如今已记不得多少内容了。但有一点总是不忘的，张叔是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所讲的道理。张叔的生活是跟他所讲的是一致的。从他身上就可以看见什么是真实的信仰，什么是“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不需要声嘶力竭，不需要高言大智，他的生命就是那最好的讲道。

那当走的路，那当守的道……

“你想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罢。”

有时很怕看见张叔，那种心情就是做错事的孩子怕被师长发现一样。在主日结束要走出会堂的时候，有时张叔在门口那里，若张叔忙着跟其它人问安时，就逃了过去，有时就硬着头皮过去打招呼。就像那日耶稣在提比哩亚海边没有责备彼得一样，张叔也从不多说，也不责备，更不强逼。但他那真诚的笑容，每每让我为自己的光景觉得惭愧。张叔您希望的是要我们自己愿意，自己明白就去照样行了。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忆张贵富弟兄(孙小萍)

张叔的形象道貌岸然，我不曾亲近，也不敢主动跟他讲话，有的只是问好，而他总是说：“你带三个小孩不简单。”

我在讲台上认识的张叔，是一位博学的长者，他可以举例，让我豁然明白真理。在周间，我则发现他是一位辛勤的园丁，而且乐在其中。

在张叔病中时，有一次想去探望，还是不敢，总觉得不太好意思，便要求二嫂陪我。记得那天张叔说：“孩子要尊重他。”这句话已深植在我心中，因为这是我的软弱，是我该努力学习的。

给您的一封信(杨顺华)

亲爱的张叔：

三年半前，带着您的祝福与您告别后，没想到就再也没机会听到您说话了。耳边仿佛还听到您笑着对我说：“一个人出去，二个人回来啊！”当时我不好意思地以笑来回应您，嘴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是暖暖地，知道您是像父亲一般地表达关心和祝福。

回想过去有幸能有一年的时间和嘉瑞一起住在您隔壁。感冒了，您和张妈妈会过来探望，给我们喝杯治病良方——柠檬原汁加蜂蜜；晚归了，您会不时踱步来看看我们回家了没，看到我们回来了，也只是微笑着说：“回来啦！”就又踱步离开了；而晚归次数多了，您才找机会告诉我们要休息，要注意身体。您知道我们对您的敬畏，所以总是很注意地怕给

我们压力。

还记得查经完后，和您一起走回家，总是需加快脚步才跟得上您的步伐，有时您还会缓一缓脚步等等我们，短短一段路，时而闲话家常。许多时候懊悔没有多下功夫在查考圣经上，想您看在眼里心中一定很着急，但您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再地宽容、鼓励。

张叔您大概不知道，是您完全了我心中父亲的形像。现在每当想起您，眼前就浮现您笑着说话的模样，记得您说过：“生活快活，生命才能成长。”您的笑容向我展现了您生命的内涵，相信您会喜欢我如此纪念您，并以此为念，继续前行。

顺华敬上

想念您，张叔！（戴妙如）

再次坐在会堂内，泪，不听使唤的就落了下来。

想念您！张叔。

想念您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景象，想念您的祷告。

似乎，再度看见您了！

看见您一一蹲在花圃前拔草！

夏日午后，

您提着水管为花园的树与花草浇水、洗澡；

扶扶眼镜，您连窗户也给它来个午后冲凉。

有时，您走着走着就低下身来捡纸屑。

您说：这是神的家！

有时，您提着大剪刀修剪树枝；

刹那间，您就爬上梯子去修高处的枝叶去了。

身手矫捷如少壮青年，看得旁观的人直呼：

张叔，小心！

走进副堂，忍不住要瞄瞄您办公室的灯开着吗？

从教会到田园大厦的路上，似乎看到您的身影了！

赶紧上前，叫声：张叔！

然后，我又像小学生遇见校长一样，

心里欢喜一一却只会傻笑！

张叔，我真是想念您！

好不好笑？！您讲的道我似乎都记不得了！

却只觉一直闻到您煮的咖啡、泡的茶，香味缭绕！

我好想再喝一次您煮的咖啡！

您随口说些什么，都深富生命的智慧，

我要花好多年才能明了与实践。

七十九年底，我来到活石，定了下来。
生命中几次重大抉择与转弯，
您几句话就把神与生命的智慧说给我这个小孩听，
教我咀嚼再三、受用无穷。
是您，不急不徐、一字一句喂养着我的心灵，
教我更认识神，
才叫我这有着跳跃性格的不安心灵，
下锚在神的家，
有根有基的学习、开拓健康生命。
是您，教我这个一直漂泊的人，在活石有了归属感。
是您，让这个一直自己摸索的人心中一一有了“父亲”的形象！
张叔，我真的好想念您！

忆张叔(李嘉瑞)

十三年前刚来台北上班住在活石学舍时，初次见到张叔，每次见面时总是小心翼翼，深怕做错事；后因认识主，受洗成为基督徒，开始在教会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与教会有更多的互动，对张叔才有更多的认识，之后才由恐惧转为敬重。

记得初次参加张叔的查经班，心情像小女孩初次上学般充满好奇，刚开始虽然听不懂在说些什么，然而在张叔一次又一次的解说下，才能对圣经有所理解，且发现圣经是个百宝箱，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展现新面貌，太神奇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要感谢神给我这么好的属灵老师，带领我认识主。

有幸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在服事中深深体会张叔对服事同工们的那份关怀、包容、体贴和爱；张叔给我们十分大的空间，只要是对儿童有益的，都肯定支援我们往前冲，即使失败他仍然肯定同工们的付出。这么好的属灵长者哪里找呢？我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团队十年来最深刻的体验是“往前走，是神喜悦的祂必成就。”

跟张叔更熟悉的时候是住在郇慧姊家的那一年，因郇慧姊去英国念书，我与顺华住她家，顺便帮她看家，因与张叔家有一门相通，天天都可见面，张叔见两个小女孩每天忙忙碌碌，非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家就十分担心，因而每天早晚都来看看我们在家否，张叔常开玩笑说：“你们这么忙，租个帐棚住就可以了。”数次之后，我们修改作息，晚出早归（八点前上班，十点前回家），现在想起来真的好窝心，有长辈如父亲般的关怀真好。

我常对人说：我是活石的小孩，喝教会奶长大的，有幸参与其中，有好的属灵长辈张叔带领，真是一大福分，张叔现在已在天家了，但心里面对他的思念，仍觉得他仍在我们当中。

写给张叔的一封信(杨银凤)

敬爱的张叔：

记不记得，您在沈睡时，我按拍您的手臂，感觉到您的脉动。仿佛时光又倒回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初入社会的职业妇女。托婴给贾姐妹带，正巧遇见您上门来问候，四哥那时还是刚退伍的小伙子，也顺便随手把纱门修好。我向您诉说上班真是劳累，您随口就说有重担的人到主里必得安息，那时我很高兴遇见您，因为您重拾我年少进教会的宗教情怀。后来我才知，有弟兄姐妹受您感召，住在万兴國小这一带住宅，好方便周日到活石教会主日崇拜。

有一次我怀着二胎带着幼女出门，在路旁急着找身份证，临盆住院手续怎办才好？正好遇见救星您，赶紧上前问可不可以请您做我保证人，您满口答应并赶紧招计程车，赶在下班前到户政事务所，可惜不是同一邻住户不能做保，于是一起走过万寿桥回家，那时我才恍悟金钱该花该省之道。

最荣幸的是，我是第一个在活石教会初创时，受您的感召在师大分部附近教会受洗。至今我还讶异，重听的我在水里重生时，仿佛听到天籁歌声，是水浸流过我耳朵的回声，还是池边的众人的唱诗声，那真是奇妙的经验。

再来就是我婆婆癌症住院，您们一家人及教会同工都关怀照顾我们家，灿生也颇受感动，我们无以回报。我们还想说的是，谢谢您创办活石教会，让逸安、敦朴在儿童主日学留下美好的回忆，有助于青少年人格的成长。虽然我在灵里没有长进，请您不要失望，相信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发光发热，像主的容貌。

银凤敬上

沉稳、智慧的张叔(王忆爱)

每当有机会做得救见证时，就会提到张叔曾经说过的一则故事。

记得在慕道一段时间后，谷蕙姐向我提出受洗，我却答说：受洗像被绑住一般，感觉不自由，现在还不需要。但这样不成熟的想法在那年暑假安提阿圣经班中改观。

张叔在带领查经时，讲了一则真实发生在早期中国大陆神学院内的故事：有一天神学院内出现一个声音，把大家不为人知的作为全抖出来，其中不乏老师，此事震惊全校师生，而这邪灵还和大家以圣经辩论对答如流，正在大家无可奈何之际，最后有人以“是否相信耶稣为童贞女所生”将邪灵驱逐。

听完觉得很有趣，心想连张叔也讲一些怪力乱神的内容，然而神却使用这则故事改变了我，使我了解到真正的平安不是人在教会内，或手持圣经，乃是罪得赦免，受洗归入主名，让主时刻住在我心中。

信主后，在一次查经班中看到张叔的包容，有位慕道友因住学舍不得不来参加查经班，查经班如平常般进行着，在张叔讲解时，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开始用力的撕圣经，当时只有四、五人参加，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到了，可是张叔却不为所动，只是停了一下，还是继续讲解，没有责备，也没有停止。

印象中，他总是沉稳，深具智慧，且以身作则；张叔！谢谢您的榜样。

一封写给我所敬所爱的张叔叔(李美珍)

张叔叔主里平安！

我好想念您！从我起初踏入教会，认识主，接受主，事奉主，除了林姐，您总是我的偶像，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都在留意，这一切无形中已融入我的生命中。有一次，发觉自己的好些思想、言语、行动似乎很熟悉，“似曾相识”，想一想，噢，这不是张叔叔的影子吗？

是的，您是那么的关心我们，虽然我们是华侨，大马生，毕业后回马来西亚，也不能留在台湾教会事奉。您还不惜代价投资在我们身上，教导我们，装备我们……，这是亏本生意呀！记得，我们即将回马来西亚时，我曾如此的对您，对林姐说：“很抱歉，您们把这么多心思花在我们身上，我们却一点也没有回馈到教会，更不用说台湾。”您说：“你们是我们差派回到大马去的宣教士，回去好好的事奉主，事奉教会就好了。”您不是说说而已，我们回大马后，您还是一样关心我们，甚至与张师母到吉隆坡一趟，特别来探望我们这几个大马生。还跟我们搭巴士到云顶一游呢！您的关爱，怎不叫我敬爱您呢？

偷偷告诉您三个秘密，每个主日崇拜由圣灵带领的“交通祷告”，您每次的祷告都流泪，也很喜欢唱“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我起初在想，张叔叔是个男人，是个我们敬而远之、严肃、严谨的人（因为害怕您这属灵人看透了我们的底！）怎么这么容易流泪呢？后来，我深深体会到，是的，张叔叔是个严肃的男人，但对主、对人的心情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重感情！您知道吗？过后，您每次流泪祷告，我也流泪了！您所爱唱的歌，也成了我的主题曲。特别是每逢我在信仰的路上，不知如何处理时，我总爱唱“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害……”一边唱，一边思想，一边祷告。再告诉您第二个秘密，有一次的布道会（记得是直播的布道会），会前，您发觉有问题，大概是“小耳朵的问题”，您打了个电话给那负责人，您气得流泪骂那人。再次，我看到一个爱主、爱灵魂爱得那么深的人，不愿意许多来到教会准备听福音的人因技术问题而无法领受到福音。鲜少骂人的您，竟会为此而骂人，甚至骂到流泪，我深深感动，并告诉自己“服事神不可马虎”。您服事主的心，怎不叫我敬佩呢？第三个秘密，记得有一次是个香港侨生借教会举行婚礼。您老人家自己一个人拿起扫把及水管向着高高的“天窗”又洗又扫，湿漉漉的，您努力地把教会打扫得干干净净，以迎接一对在教会聚会不久的侨生。看到这，年轻的我们岂敢不快快下楼帮忙呢？您爱人的心，怎不叫我们敬爱呢？

在初入机构事奉时，事奉中很难过，很失望，想离开教会，甚至想离开主……。就在这时候，您的影子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想到您事奉的生命力，您对主的完全……。这才把我带回到主前，主的怀抱中。生命影响生命，您的生命影响了我，我总不能因此而灰心，更不敢轻言放弃。我不但不能离开主，我还要继续且更积极好好的事奉主，还有许多的生命还等着我去影响！人能使我失望，但我总不能让张叔叔失望！也更不能让爱我们的主失

望！

您在病重时，我与亚惹去办台湾签证，准备去探您。负责人虽说，签证无法那么快拿到，我们求她说：“我们要去探我们所敬爱的老牧师，他病重了。”我们也坐在一起祷告，结果拿到了。只是因一些事故无法去探望您。直到您去世了，我也还没见到您一面。您知道吗？到目前为此，我还是那么的难过，张叔叔，我好想念您！您永远永远在我心中，您永远永远是我的支柱，您永远永远是我所敬、所爱、所佩的牧者。张叔叔，我想念您！

以马内利

您所爱所关心的大马生李美珍

缅怀我们的张叔叔(敬爱与怀念张叔叔的马来西亚侨生)

他用他的口小心翼翼地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使那撒在我们心田的福音种子发芽长大，茁壮起来。

在他那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上，我们实在地看见所信的何等真实。

感谢张叔叔有根有基地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一路默默给予关怀、鼓励与祷告，使我们在返回马来西亚后，虽然面对日常生活、教会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调适或试炼，仍然没有远离神。

我们的心存着感激，谢谢您使我们的生命因有耶稣而丰盛。今日您安息主怀，我们真渴望与您 在父神家里再相聚。

想念你(郑惠蓉)

清晨若早起，总会在教会前庭花圃看见张叔细心的修剪花草，并打扫庭院；中午放学回活石宿舍，则会看到他专心阅读或写稿；在主日的崇拜，起初不太适应他长长的证道，他谆谆教诲，我却蠢蠢欲动；但不知何时起，却开始享受他丰富的生命经历、见证、解经。

回到马来西亚，与美珍、亚惹、爱琪、淑芬、丽华见面，聊起在活石生活的点点滴滴，总是格外想念主日那长长却满有生命力的信息，不仅使我们灵命日益更新，且在当中与主耶稣相会。张叔是我们灵命的启蒙者，他用诸般的智慧牧养，要把各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整整的带到神面前。

感谢父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下这一位牧者。

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忆牧者张贵富(李淑娟)

最近把一本初信时用的圣经拿给孩子时，翻开封面日期写着“七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回想十四年前这天，是我第一次来到活石教会聚会的主日，也是主领我走属天道路的开始。感谢主，活石教会成为我第一个属灵的家，从学生时代、工作、结婚、乃至生子，犹如娘家般熟悉，“张叔”更是我所敬重，在至圣真道上忠心造就我们的牧者。

张叔的讲道、带领查经令我印象深刻，他不疾不徐地解明神的话，谨慎斟酌每句话，忠

心按着神的真道喂养、供应我们，那时他已是约七十岁的长者，仍分别周间的晚上，带领我们住学舍的这批年轻人，殷勤查考圣经，渴慕神的话。记得他常勉励我们生命要“踩乎实”（台语），看到他在教会庭院修剪树叶、扫地，在生活的小事上忠心，操练与主同行，我那年轻浮躁的心就再次被提醒。

张叔的谦和平实也在接待弟兄姐妹上流露出来，几次到他府上喝茶交通，看到满室的花草植物，觉得他正如耐性殷勤的园丁，默默作工，清香的茶和甜美的巧克力是张叔和师母那慈祥长者的爱。

去年参加张叔的安息礼拜，怀念之情使我无法抑制地流泪，是感动，是感谢，也是不舍，在我心中他是安静侍立在主前，忠心跟随主的仆人。如今已有荣耀的形状与主联合，正如耶稣所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约十二 26）

张叔的著作之一“默想耶稣”，近一年来是我灵修读经祷告的材料，一如他的讲道，从经文的释义、默想中，神光照我里面的虚谎和自义，要学主的样式，柔和谦卑伏在神的权柄下，过全然属祂的得胜生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 20、21 节）

我所怀念的张叔(张瑞真)

时间过得真快，张叔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但过去与张叔相处的情景总是在心中萦绕，最近忆起昔日住在活石教会宿舍的种种，当宿舍中发生大大小小的问题时，我们总是会请出心目中的大家长张叔主持公义，有他出面，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此外，张叔也非常注重弟兄姊妹的灵命，宿舍的查经班，张叔不辞劳苦的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他也把多年来读圣经的心得，整理出重要的经文以及查经纲要，鼓励我们将圣经中的钥句背起来，必会受益良多，借着有系统的查经，使我们能有效率的掌握圣经中各卷书信之精华，在灵命上得到很好的喂养，遇到软弱时，请张叔祷告，常常从他的代祷中得到许多的安慰及鼓励，周间进出教会时，不定期就会看到张叔站在高高的楼梯上修剪草木，或清理水沟，清扫落叶，感到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为我们做的事的确很多，也无形中告诉自己，主动维护教会的整洁。

在教会的爱宴中，有次看到张叔挑选一条棕黄丑丑的香蕉来吃，并且津津有味的吃着，感到自己的生命跟张叔是大不相同，因我所挑的是一条外观很漂亮的香蕉，毫无表情的吃它。三年半前我和铭仁结婚，邀请张叔到高雄为我们勉励，他毫不犹豫一口就答应了，在结婚前夕，气象台还发布台风警报，结婚当天，奇迹式的风平浪静，心中想，是一位属灵的长者为我们祷告，婚礼过程一切顺利，张叔当天对我们的勉励，至今仍令人非常的怀念与感谢。

张叔离开我们到天父神的怀里，想象着他在那里，仍是努力的读圣经，敬拜赞美神，以

及为众弟兄姊妹代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才渐渐从不舍难过的心情中得着安慰。

怀念爱讲故事的张叔叔(陈世英)

我们敬爱的张叔叔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时常想到 73~77 年在木栅活石教会受他老人家的照顾和教导。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中国的书生，灵性美好的长老。

我们刚刚搬到木栅，就蒙他带同工来探访，热情地为我们介绍当地的人文状况，这也是我们刚生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就近请教他基督化家庭的教养方式。

然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道时，不是用教训或煽动的口气，而是好像一位父亲跟你讲故事，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慢慢地我们也喜欢自己去读耶稣和圣经的故事，使我们灵性有长进。

而“泡茶文化”是小组或查经时最享受的时光，不管我们在分享或讨论教会事工，他都拿出最好的茶和我们分享，陆羽的“茶经”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慢慢我学会他遇事不慌张，有话好好说的习惯。

张叔事一位外圆内方、火热传福音的属灵长辈，他关切我们每只羊，每个家庭，有需要的，张叔都是按照需要暗暗的供应，有软弱退后的，他都委婉的劝诫我们这些毛躁的小伙子，甚至受我们拒绝也不以为意。

从“以弗所福音行动”、“深坑植堂”可以知道张叔对人的得救满有负担，巴不得每个人早早得着福音的好处，好像当时主耶稣看到许多人因着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他又重视文字工作，创办活石双月刊，栽培不少文字工作人才，我最爱读他写的文章，真像家书那样亲切，可以更认识他花很多心血来默想思考圣经真理的结晶。

说来我们真怀念在活石的日子，我们一起办圣诞晚会、演话剧、开布道会，还扮圣诞老人，有事就往张叔家跑，问题得到解答、纷争得到调息、心灵丧痛的得他安慰……

最近才知道张叔是我们在那段时间生命的贵人、属灵的长辈，他治理教会，不只是理念，而是用爱心作在我们（尤其是我）这小子身上，他教我们爱教会，就从打扫、清理环境做榜样开始，让我们知道圣经（尤其是以弗所书）所描述教会的实际，不像有些大教会热闹有余，但对教会没有向心力，我们都期待早点到教会参加祷告会、主日崇拜……等各种活动，为的是因为她太温暖了，像我们宝贵的家，中午又都有爱筵，大家彼此热络，就像一家人一样。

张叔也栽培训练很多神的工人，他采用师徒制，用生活活给我们看，主的门徒应该是怎样的，而且他有神国度的胸襟，他训练出来的传道人现在世界各地忠心事奉主、爱主，都因为有张叔的榜样。

活石教会也人才济济，品质俱增，而且精益求精，为政大和附近地区提供一个属灵的家。很多人因此生命改变，得着祝福，愿神大大赐福，彼此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最后，我想分享，有一次我在查经班讲了一个故事，张叔叔竟然鼓掌起来，他就是这样

一位爱神、爱护后辈的长老，愿我们都彼此相爱、爱主更深，报答主恩，我想这是纪念张叔最好的方式之一，愿荣耀归神，活石教会能“天增岁月人增信、福满乾坤恩满堂”。

台湾之旅(孙志健)

民国七十八年，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走在台北街头，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我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之下，来到了文山区为人看病。那日天色已晚，又因为房子的租约到期，当日就必须迁出，恰巧又来了许多活石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看病，心中真是着急；我就随口问说：“此处可有旅店可以住宿？”当时有对夫妇对我说：“你可以先将东西搬出来，我领你先为我父亲看病，他的腰有些不适，其余我们在想办法。”我也没有多考虑什么，收拾了行囊就跟着去了。

我们来到了他父亲的家中，一位面目慈善、和蔼可亲的老人迎面而来，这就是我们的张贵富传道；当晚就在他的安排下，我住进了活石教会。心中满了感谢，感谢主的安排，感谢张叔叔，感谢那对夫妇。

住在教会期间，张叔叔不断的来探访我，时时嘘寒问暖，且让长媳前来帮助我处理一些事情。尔后搬离了教会，张叔叔还是惦念我，常常来探视我，用智慧的话语勉励我。张叔叔去北京传道时，还特地去探望我的家人。虽然张叔叔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恩情和他的榜样，却没有离开我们，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31~46 节）。与弟兄姊妹共勉。

我印象中的张爷爷(孟娟.怡安.柏硕)

很和蔼，面带笑容，对神非常敬虔。——孟娟

和蔼中带有安祥，宁静中有喜悦。——怡安

印象中张爷爷的脾气非常好，而且和蔼可亲，对于小孩子非常照顾。记得当年我读小学，家中碰到周四查经班，我独自一人在房间玩，散会后点心时间，张爷爷居然记得我在房间，特地敲门提醒，连我父母都还没来叫，张爷爷就抢先一步，可见张爷爷心思细腻，常观察周遭小事物，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柏硕

二十五载翁媳缘(洪玲玉)

与家翁首次“照面”，是距离婆婆带外子相亲后有一年之隔。中华民国六十五年，正是家父、家母计画移民美利坚，而我即将赴法国巴黎大学研习之际，家翁不辞特会的旅途劳顿，返台翌日立刻与婆婆共赴台中，时值农历正月初六，春节后第一天上班，俩老耐心地等候我下班与“媒人公”共聚晚餐。

其二子已完婚，家翁以为长子婚事未定，特别授意媒人再度提起，言及于新加坡返台机上祷告，我迟早是张家人。因此展开家翁“疼惜别人女儿如同自己女儿”的翁媳缘。

一九七八年，家翁首次赴美传讲信息。闲暇时由三姊夫、三姊及本人陪同游加拿大的蒙特娄、安大略、魁北克、尼加拉瀑布、美东，继而伴随美西、夏威夷、日本。旅途中更感受到家翁的诗人情怀；在异乡为弟兄姊妹分享主话语的热情。

建立活石教会，家翁深怕被偶像化，总会听听长媳的负面意见，而不以为忤。

卧病初期，他也放心交由外子和本人寻求长庚医院黄锦章医师的诊断，经常感谢黄吉华秘书，核子医学、放射肿瘤、血液等各科医护人员。

后期住进万芳医院，承蒙丘文达院长及各科会诊医师的全力照顾，意识清醒时，他仍忘不了感谢弟兄姊妹的关怀、代祷；仍不忘跟儿媳说声“谢……。”

期盼学习家翁舍我、为神、体人的情怀，而成完全的张家人。

追忆公公二、三事(陈月云)

起初对爸爸的印象是严肃、内敛很难亲近的长者，因着郇中与爸爸的互动极少，自己也学着“近”而远之，虽在身旁生活了近三十年，却远远观望着，然而爸爸却发挥了难以想象，甚至没有道理的爱、包容和支持……

一九八四年，我因肾结石引起感染，以致引发败血症、呼吸衰竭……住院四十九天，其中有六天在加护病房中渡过，二度接到病危通知，其间经历极大的代祷及弟兄姊妹的扶持，出院后才由一位姊妹口中得知，爸爸曾为我亲自到加护病房门口跪下迫切祷告……

二〇〇〇年四月我又再度住院，手术前一天晚上爸爸打了电话，要我开完刀后，好好休息，不要再帮人带小孩了，好好把身体照顾好，并且在进开刀房前与妈妈赶赴医院为我祷告，他说：“神就是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才爱我们，只因神就是爱……。”这样的爱与代祷，让我心中顿生极大的平安，一切言犹在耳，没想到五月间他却病倒了。

还记得他曾对我们说：“人最重要的是有个清洁的良心。只有顺服能为我们开路。人生

的路很漫长，要是没有信主，就寸步难行。我们不能多做什么，只要敬畏神，不要惧怕。要多看人长处，心里才会好过。”他更常称赞妈妈：“她实在是个好母亲，实在很好，总是默默的做，没有怨言，是这家庭的功臣。”对于晚辈他也多有勉励：“第二代要多学一点，建立好家庭，培养人格正常发展，否则有本事也没有用。”他总是适时的给我们许多智慧的话语，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行，并在许多小地方称赞我们、鼓励我们；还记得婆婆常对人提及：“爸爸说月云刚嫁进门时，连扫把都不会拿，现在居然这么能干，很多都会了……。”这样的赞美，让我想起刚进门时，爸爸称赞我菜“切”得很好，（其实是因为遇到不知如何下锅“煮”苦菜的窘境）这样的细微体贴的爱，二、三十年来总隐藏在他严肃内敛的外表下……。

爸爸的爱美是家中之最，他注重清洁、整齐，总把自己梳理得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每次出国更不忘为家人买衣服、买礼物，帮每个媳妇买合适、漂亮的衣服，但当他生日，我和郇中问他需要什么礼物时，他却说：“好好的服事神就是给爸爸最好的礼物！”因此每当我们在台上献诗时，总是特别想念他那含笑点头给予我们全然支持的模样，思念不舍之情难以言喻。

跟着爸爸查经十年，我却一直是个不开窍的小孩，在课堂上经常打瞌睡，无法专心，至今想起，心中仍有太多的后悔……，为什么当初不能再多专心、用心一点、多学一点？

二〇〇〇年七、八月间，我们陪着爸爸在长庚医院做电疗，推着轮椅，走进长长的长庚医院地下一楼治疗室，口中常唱起“主活、主活”这首诗歌：“我信一位复活主，祂今仍然活着，我知道祂确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祂手施怜悯，我闻祂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祂，总必答应，主活、主活、主活在我心里……，生命窄路同过，你若问我怎知主活，因主活在我心。”在惊慌失措的陪伴中，圣灵借着诗歌安慰鼓励我们，我们只有更敬畏祂、爱祂，且学习明白祂的心意。

爸爸的手(张郇慧)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篇七十八 72

“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诗篇一百一十一 7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哥林多前书十五 58

在整理父亲书房时，看到一份手稿，字很熟悉，仔细一看是我高中时候的笔迹，脑中不禁浮起几十年前的景象：

每晚，书桌前的灯亮着，爸爸坐在书桌前，微躬着背，面前摆着一本圣经，书桌上散放着几本参考书。爸爸很专注的看着圣经，并不时的停下来振笔疾书，一页页的文字稿，密密麻麻的，就摊在桌上。

我每晚除了做功课以外，还要替爸爸誊写他的手稿，有时一页，有时十多页。爸爸对圣经的研读就像我们做研究一样，除了基本的研究根基扎实，还要参考别人做过些什么，再提出自己的见解。父亲并没有受到很高的正规教育，但是他做研究的工夫绝对比博士班的

研究生还要深入。他的手总没有歇息过：他的手翻过一本本不同的解经书，地图书，历史书，文学书，他的手也拿起笔写过一本本书：福音对话，耶稣生平，以色列的故事，以弗所行动。他看的书没有局限在本国文字的书，还有英文的参考书。英文书他并不是太懂，就请我讲解或是翻译给他听。那时他为了更了解圣经，看的解经书提及希腊文许多文法的解释，当时我也是似懂非懂的看了一阵子，翻给父亲听时，因为他对圣经的研读十分深厚，也十分熟习圣经内容，我虽然说得有些不连贯，但他都能掌握到书中的精髓。这是勤劳的手所带出来的果子。也因为他夜夜的殷勤，他的信心坚定不移，他的信仰确实。

爸爸因为长时间在教会服事，家中事自然落在妈妈手中。有一次妈妈病了，家中三餐及准备孩子便当的事就由爸爸来作，那时候我才知道爸爸的手不但能写书，还能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我们的三餐在那一个星期特别的丰富及多样，每天都有变化，那时心里还偷偷地希望妈妈的病不要那么快好起来，我们可以多享受几天爸爸的烹饪技术。爸爸不但菜做的好，每样菜还有十分有创意的名字。有一道菜叫做“天使的翅膀”，其实就是把大白菜的梗切成大块，下锅用酸辣酱快炒，还有一道菜叫做“魔鬼的食物”，就是白煮蛋经过他的改造加料后，变成十分可口的沙拉。爸爸可以把一个平淡无奇的东西变成有创意的艺术品，应该也是他平日勤于动脑动手吧！他还有一道拿手菜是咖哩饭，有一次他花了几乎是一下午的时间煮咖哩，厨房里洋溢着咖哩香，他自己十分满意他的作品，说好吃的把舌头都给吃下去了。李哥和徐姐他们要到美国去之前，爸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从餐点到饮料，咖啡都由爸爸一手包办。徐姐告诉我他不知道我父亲有这样的本领，他泡的柠檬红茶是他喝过最好喝的。爸爸的手是神奇的手，他的手满足了我们身体上的基本需求。

爸爸的服事常常需要他到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去。每次去回来都会替我们带些东西回来，他是公平的，一个也不会遗漏，他会根据我们的喜好及需要送我们。他最会挑选衣服，只要我穿上他替我买的衣服，一定有人会夸赞衣服的款式，而大部份的人也都很惊奇的发现所有好看的衣服都是父亲的手所挑选出来的。他对衣服的质料，款式，颜色有很特殊的品味，他的手做出来的事使人心喜悦，也悦人耳目。

爸爸虽然忙，但是他在不忙时候给家人的时间不会减少。或许我是女儿的关系，爸爸对我特别钟爱，记得我还读初中，吃完晚饭，爸爸总会带我去散步，就牵着我的手到附近巷子中走，边走边说故事给我听。他很会说故事，也很有幽默感，我通常只有听的份。他说的故事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那温暖柔软的手却一直跟着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带我到了乡下，望过去是一片稻田，稻子成熟了，一片黄澄澄颜色中参杂了些许绿色，十分美丽。他教我仔细看那些稻谷，有些十分饱满，有些仍旧瘦小；他再教我看他们的稻梗，他指着那些瘦弱不结实的稻谷说，你看那些越是瘦弱不成熟不饱满的稻子，他的头抬得越高，那些饱满已可采收的稻谷却都是谦虚的把头压得很低。人也是一样，越是没有内涵的人，有了一点东西就自以为是，头抬得高高的，志得意满；那一些有学问有见识的人，越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越是谦虚的将头低下来，我们要从稻谷学教训。当时我还小，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稻田的景象在我脑海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等

我对耶稣的教训更了解时，我明白了父亲的教训就和耶稣对众人的教训一样，他从日常生活的例子来比方，他的手总是能指出生活的准则。

他的手不但照顾到我们这一代，他的手还照顾到下一代。有一次爸爸跟我说他要请孙子辈及他们的朋友到家里来，他要教他们如何做主人，问我能不能替他们预备烤牛肉及煎马铃薯（爸爸知道他的孙子喜欢这两道食物）。我联想到我们小时候，他同样带我们去西餐厅，教我们如何用刀叉吃饭，告诉我们作客之道。那天他们都找了他们的朋友到家里来，爸爸跟他们一个个问候。我当时觉得奇怪，他为何突然要找下一辈来。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他在进医院前三个月发生的事。最让我惊奇的是，他似乎知道他和我们及孙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把他所知所有的传授给我们，他要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的朋友，和朋友分享生活，分享食物。

就在他进医院前两个月左右，他邀请了他以前在老五家聚会的弟兄姊妹们到山上小木屋聚餐。那一次来了十多人，跟他一起经历过生活的老朋友都到了，他也都能一一的指出他们的特征，他的手指着每个人，说他们的特点，谈论着当年的聚会，当年在一起的生活，他好像知道他就要离世，他要他的朋友团聚，记得每个人的好处，分享每个人的困难及劳苦。

爸爸的手不但照顾人，他的手更是一个勤快园丁的手。有一阵子爸爸和妈妈共同耕耘了一小块地，种蕃茄及蔬菜，每天傍晚时他们就会到菜圃去除草，浇水，翻土，剪叶，他的手使地发芽，使树长叶。我看他们回到家，鞋上沾满泥巴，神情是愉悦的，述说着蕃茄蔬菜成长的进度，说明天就可以采收了。不料第二天他们一早去发现他们耕种的心血在一夜间被人偷采光了。有人勤快栽种，有人勤快收割别人手中的生产。何等不同的手！

他的手还是管教的手，小时候哥哥们吵架，打架，伤了父亲的心，爸爸手中握着橡皮水管，脸色发青，用水管抽打，那是我见过唯一一次爸爸用手来管教。也如经上所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他管教的手大部份时候是一种很微妙的表现。我的弟弟有段时间十分反叛，爸爸知道鞭打的管教无法挽回他的心，只有神的话及神的感动才能将石心变成肉心。他陪我们所有孩子读圣经，在我们上床睡觉前，带领我们全家读圣经，每次根据章节长短，或读一章或读两章。艰深的章节他会用浅显的话解释给我们听，还要我们选背一节圣经。透过读经，祷告，他的手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境界，满足我们心灵的需求，也因为他的恒切祷告，不松软的手带领我们明白圣经，最终小弟就像圣经中的浪子一样回到了肉身的家，也回到了神的家。

对爸爸有太多的记忆，尤其是他的手，他的手带我们走过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谛，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勤劳，不要懒惰，要勤作主工。我有幸和父亲一同走过一段生命之路，他的手仍然指引着我往前行。

忆我父(张位宜)

检视着一张张父亲的照片，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幕幕过往的景象，有欢笑、有忧愁，忽远

忽近。想到的是他这一生的种种——慈祥中又带点严肃，责备中又带点关爱，说不上心中那种感觉，只能这么形容我的父亲，他是严父、牧者、老师、朋友，伴随着我走过这四十多年人生岁月。

记忆所及，儿时总不见父亲在家，我也乐得外出玩耍而没有人管我。家中开的小店由母亲打理，一切好像都很顺利。我是唯一有机会上幼稚园的儿子，然而这幼稚园却给我许多的不快乐，因为在师长眼中父亲是个穷传道人，经常缴不出学费，而我也成为老师和学生的笑柄。放荡不羁、桀傲不驯，正是我幼年时的写照；母亲管不住我，父亲又没空管我，我自然成为那个我行我素的人。

读小学以至国中阶段，犯下了多少的过犯，父亲也成了学校的常客；我总是惧怕看见他那责备的眼神，每次犯错之后却没有严厉的指责，而是牵着我的手一路往回家的路走。一路上他对我说故事，是大卫娶拔示巴为妻犯了罪，神差遣拿单来指责其所犯之罪，大卫因此为自己的过犯认罪悔改的故事。我想他是要儿子知道人总是会有过错，严厉的指责并不能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用这样的故事才能叫我看见自己的过犯，才能在我犯错之后能有悔过之心，以至能导引我走上正途。如此的用心良苦，时至今日回想起来就不觉心头一阵温暖；这样的教导方式，我同样用在女儿身上，我告诉她们，爸爸曾经如此犯错，爷爷是如此的教导我，而今你们有过犯，爸爸仍然用这样的方式教导你们，是要你们知道运用神所教导的法则，是一辈子受用无穷的。

不爱读书、到处嬉戏，是我的写照；我的成绩总是从后面算起的，然而父亲却没有任何的责难，只说读书是自己的事，只要愿意读书，父亲一定想办法让我们读。只有孩子们大学毕业的毕业典礼他才参加，对我来说这或许有些遗憾，然而从中我能理解父亲对我们的期望，它要让我们懂得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为自己的一生负责。

儿时，就很少见到父亲在家；他出门，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归来；只知他是出去传福音，所以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在那通讯不发达的时候，他说：“没打电话回来就是没事。”这是我所认识的父亲，把一生的岁月给了需要的人。

虽然十五岁就受洗，然而却在之后的年岁里流浪、徘徊；常听见父亲在为我祷告，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他们的祷告得到答应——我终于回到教会，回到了神的家，也开始了一些的服事。在服事的路上常觉得孤单，常觉得不足，他给我许多的鼓励，也送给我许多的书，无非是要我多学习，多充实自己；每次不论大小的聚会，总会发现他坐在最后一排，知道他在为这个聚会祷告，为站在台上领会的人祷告，一个牧者的关心在这样的细节中表现无遗。

家里的大门从早到晚是敞开的，为的是接待需要帮助的人。直到他生病时我们将大门关起，是想让他能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才发现身为儿女的我们为他作了太少了；我们祷告希望他的病能够好起来，然而他心中的想法似乎不是如此，他总是顺服神的带领；他说：为什么摩西上西乃山四十天，为什么主耶稣受试探四十天，许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当你明白了，你就可以释怀，这就是恩膏的教训。这样的谈话让我回想起当日，我们正欢

喜的要迎接神给我们的产业，五个月的产检发现孩子不正常，医生说需要作人工流产，而且要快点决定；把这事向父亲说明，希望的是他能给我们一点意见，或是为我们祷告；他说：你好好的祷告，听听神怎么说。就这样我们顺服神的带领，也确信这样的经历成了我们的助力，在服事的路上成了别人的帮助。这样的经历是苦的，却也从中明白神的带领是美的，不是求病得医治，乃是求神的作为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他生病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轮流照顾他，日夜的陪在他身边，这是神给我们再次学习的宝贵经历。他总在我照顾他时跌倒，看着他受伤的身体，作儿子的心中好痛，也曾向神多次的祷告，为何如此对待一个一生奉献给你的仆人呢？神哪！你这样的作为叫我怎么信呢？想到父亲所说的恩膏的教训，神不也是将他所爱的独生子为众人死了，以显明他对世人的爱吗？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门徒说你们不能儆醒片时吗？想到父神的爱，这样的经历就不再是磨难，而是一种崭新的学习，学习儆醒，学习祷告，学习交托，也学习顺服。

保罗服事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回到神所为他预备的居所。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有他所服事的世代，父亲行完了神所托付的使命，服事了我们这一个世代，息了世上的劳苦，回归神的安息，我们虽然伤心、不舍，然而也该有“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胸襟，服事当今的世代，成为神所使用的人。

先父遗爱(司徒锦溢)

公公离世归父已经快一年了，但他那既庄严又慈祥的面容，还深深的留在心坎里。第一次看见这张慈祥面孔是在二十多年前，参加香港的青年夏令营时的事情，当年爸爸是大会的讲员，主题是“赏赐的应许”，到现在记忆犹新。没想到在神的安排下，我竟然有幸成为爸爸的媳妇。这些年来公公婆婆对我们关怀备至，父亲在病重期间，还不时记挂着我们，直到父亲病重住院，我帮他整理书房时，才发现我们的结婚照及全家福都放在靠书桌的架子上；想必父亲是常常在主面前代祷，免得我们落入试探，并期盼我们事主爱人。

公公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圣经上的教导，还有在主面前的学习。记得在父亲发病初期，住院检查出是癌症时，父亲就开始对我们说：“不要过度悲伤，眼泪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都在哭），要用喜乐代替悲伤，要守住我们的信仰。”接受化学治疗的一个月当中，每次陪他到医院的路上，都感觉得出来他的紧张，可是他却十分的平静，对治疗师说：“我完全接受你们的治疗”。在家里，妈妈为了给他补充营养，不断的劝他吃东西，虽然他没有胃口，还是一样一样的吃下去，他真是最合作的病人！

有时候晚上陪伴他，他感觉很不舒服，睡不着，要到客厅去坐着。陪他到客厅，他就挥手叫我去睡。后来有一晚看到他很奇怪的表现，白天追问之下，才晓得他看到天使到访，父亲一直强调天使不发一言，却让他清楚知道，这病痛是必须经过的，故此他对自己的病情是很了解的。化学治疗结束之后，医生检查过他的肿瘤已经消失，但他自己说：“我的身体状况在走下坡”。果然如他所言，一个多月之后，证实肿瘤又再出现。一路走来，看

见他老人家在疾病中所受的煎熬，真是于心不忍。他却从未发出一句怨言，全然接受。这样顺服的榜样，让我想起腓立比书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所见到的阿公(张怀海)

之所以会叫我的爷爷，也就是张贵富弟兄为“阿公”呢？那是因为我从幼稚园的时候就称呼我爷爷叫做阿公，奶奶叫做阿嬷。在幼稚园和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什么玩具，电视也没有好看的，所以我们这一群堂兄弟姊妹常常都会跑到阿公家一起玩；那个时候因为姑姑在国外留学，常常会从国外带一些新奇的玩具回来，所以阿公的家对我们这些小鬼头来说，就像是游乐场一样。不过我们在阿公家却很少看到阿公，因为阿公大部份的时间都待在教会，要不然就是在山上泡茶，到了晚上才会回家。我还非常喜欢到阿公的书房，不是因为喜欢看书，而是喜欢看墙壁上的图画，那张图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和圣经历史的大事记，书房里还有一整套的资治通鉴，可见阿公对于历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上国中之后，就比较少到阿公家了，不过只要遇到是阿公讲道，我都会去听，因为阿公除了讲圣经的内容之外，还会讲一些生活上与圣经的运用，以及其它人或其它宗教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或是比较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圣经的历史，我认为这就是阿公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能运用我们对一般事物的认知，进一步的去了解圣经，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神的作为。

我的阿公(张怀安)

要写文章来纪念阿公，因为有阿公，才有我们一家；因为有阿公，我们全家都在基督里；神借着阿公祝福许多的人（包括我们一家）。但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从没听过阿公说：“怀安，怎么没来聚会呢？”从没说过谁长大啦！该来主日崇拜了，但是阿公的信心和行为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神的爱和怜悯。

阿公是个很有修养的人，穿着像个绅士一般，希望我老的时候也是这么有品味（因为我是他孙子，所以当我有一点审美观的时候，阿公已经老了）。阿公都会在教会做事读书，吃饭的时候回家吃（教会离家近的好处）。阿公喜欢看新闻或国家地理频道之类的节目，偶尔也会针对政治有些批评，很好玩；另一个特别的是，阿公喜欢煮咖哩饭给我们吃，他对他的咖哩饭很有信心（的确也很好吃）。

我想我不用写太多阿公的好，因为我信天上已为阿公预备了荣耀的奖赏，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胜过死亡，大有盼望的！而我，可以说：“谢谢阿公给我们的一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華。”

和蔼的长者(张介安)

印象里的祖父是从不动怒的，我们一群堂兄弟姊妹，从小在祖父家打打闹闹的长大，他

仍维持他一贯的笑容，就可见一般，似乎祖父他只懂得一种脸部表情似的，我想这必定是圣灵作工的关系吧！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长辈令人有如此如沐春风的感觉。

偶尔翻翻旧照片，就会想到祖父对我们这些小毛头的关怀与照顾；例如出国回来都会带一些小礼物，如饼干、巧克力、衣服、小提琴等等，老实说收到小提琴时，还真是吓了我一大跳！祖父也常带我们去一些不错的餐厅见见世面，而每每中秋、过年等团圆的节庆，我们都会一同聚在一起用团圆饭，领受美味的食物，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十二个年头，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这样结束了。

祖父一生最令我印象深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面对病痛的那一份勇气与毅力；记得在祖父发病之前，我们一家人一起在猫空合照，那时的他精神奕奕，完全没有发病的征兆，我还一直以为这样的和乐景象会永远延续下去，却没想到突然之间祖父就病倒了，而且还是罕见的疾病！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然而祖父却以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信心坦然面对这项挑战！一路走来，祖父凭借着从神而来的力量支持着自己，更支持着我们，原本我们是要在祖父身边陪伴、支援、鼓励的，而这些工作反而都被祖父做了，在陪伴他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从贴身在他身旁照顾里学到了，或许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到的道理，在我心里，他就像一座丰富的宝库，等着我们去发掘、探险。

祖父先一步往天家去了，和蔼的他必定会要我们不必悲伤，将来必定会有在神国相聚的一天。

他是我阿公(张意才)

你眼中的张叔、张爷爷是怎么样的人？不晓得我和你们认识的一不一样，我只知道，他是我阿公。

我的阿公是个常常在小事上赞叹神奇创造的人。有一次他说，你有没有闻过你鼻子上的油，如果你用手摸鼻子上的油，然后闻闻看，你会发现好臭，但是神的创造却让你自己闻不到你鼻子上的臭味，这不很奇妙吗？

有一次教会一起出游，走到一片森林，阿公会赞叹神的奇妙作为，也会告诉我们树木怎么长才会漂亮，他指着一棵被很多爬藤植物爬着的树说，这棵树如果被爬满，就会枯萎，因为他的养分都被爬他的植物吸走了，所以要非常注意，就像基督徒的生命……。他不仅陈述一个自然现象，他也会引申让我们明白属灵的意义。

我的阿公也是个很愿意回答我们各样问题的人。有一次我问他圣经要怎么读，他说，就把它当故事书一样的心情读，轻松的读，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历史故事，顺着念下去，要常常读、常常读。

从他的生活，也可以观察出他对聚会的忠心和预备。记得以前如果晚上八点有聚会，他一定在六点多至七点十分前吃完晚餐，不论当时阿嬷煮了多少样菜，他就吃多少样菜。有时他会评论一下阿嬷煮的菜，或者他吃饱之后才看到我们吃到阿嬷刚煮出来的菜，就会很羡慕地说，我们有口福，其实他是为了预备心，预备晚上的聚会，预备有最好的精神，把

时间分别出来。

祷告会的时候，他会求神教我们祷告；查经班的开始时，他会祷告求神晚间让我们明白今天的经文……。

记得参加他的查经班，虽然当时自己都不太会表达什么对当天经文的看法，但是总会记下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更神奇的是，他总有好多经历或见证，让我们明白一小段的经文。

还记得有一次，他把我小时候的事放到讲台信息里当一个举例，虽然小时候的事，记得不太多，但是我知道他只要有空一定会陪孙子们，有时候会让我们玩他的小腿肌，软趴趴地像母牛肚；我们比较大的时候，就会问我们在学校怎么样，老师好不好之类的，关心我们的生活。

以前常常和阿公一起吃饭，一起看新闻，听他评论时事，或是只见他把电视关起来说：“真难看。”有时候他会教我们几句台语或台语的谚语，要是我们听不懂，他会又像开玩笑，又很认真地说：“太差劲了。”

点点滴滴还有太多太多值得回忆的小片断，不晓得是不是勾起你对张叔、张爷爷的印象，不论你印象中的他是如何，我只知道，他是我阿公。

阿公(张意佳)

总觉得认识阿公是我年幼无知时的事，阿公太有智慧，有太多的宝，是我还不懂得去挖。只记得他是最特别的阿公。

你知道被拔脖子的感觉吗？那是小时候每次看到阿公都一定要做的事；冲到阿公面前说：“阿公帮我拔脖子！”然后阿公就用他两只强而有力的大手掌夹住我的头，再把我举起来，那种感觉很难说，总之你飞起来了，又很有安全感。要是有人说我脖子长，我总是得意的说：“因为我有阿公帮我拔脖子。”

阿公总是笑我不敢吃榴槤，他说那就像香蕉跟木瓜搅在一起的味道，很香，不吃太可惜了！阿公爱讲古，有一次还跟我说我们十三代祖先张延鲁受政治迫害，发誓子孙世代代不做官的事。就像一个书生一样，阿公知识渊博，有风度气质，却又不失幽默。

我只想，阿公就是这样平易近人。他跟我说谚语、陪我数钱币、问我的志向、教我种小花、请我喝咖啡、叫我吞百香果子……。大家认识较多，他信仰上的教导，对我谈的其实不多。只有一次，老师问我张家杀猪公的习俗，阿公教我说，我们基督徒不知道这样的事；还有一次我遇到摩门教徒，阿公就带我去查百科全书，弄清楚他们的来历，也欣赏他们信仰的认真，教我以后遇到他们，就要本摩门经来研究，约定下次再来喝茶谈信仰。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学时刚搬到教会后面，有一天下午自己在家，阿公来看看我们房子整理得如何，我带他看了每个房间，他看完就问我：“有没有觉得很感谢神？”我吓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觉，神原来离我们这么近，每件事情祂都看顾，每件事情都是要向祂感恩的。“野地的花”是阿公喜欢的一首诗歌，他说它写得很美，用最简单的词语，

表达出神最丰富的爱与应许。阿公就这样把神带入了我的生命中。要向神感恩？我怎么没想到！在我眼中，阿公不常谈信仰，但他的信仰就是这样活化在生命中，叫人看到神的伟大。

阿公给了我一本他写的默想耶稣，内页写着“意佳孙女默想耶稣生命优雅阿公勉之”他要我天天看，也可把心得感想写在空白处。还记得那次阿公拿着福音小册和圣经鸟瞰在会堂说：“基督徒不好好在神的话上扎根，是得罪自己，也是得罪神。”我没听过阿公这么严厉的话，可知他心里是多么为我们的生命担忧了！

有一次跟阿公去台中参加喜宴，阿公一坐上位子，就没有人好意思坐他旁边，大家叫我去，我也不好意思动，阿公对我说：“好东西要懂得把握。”我知道他指的不单是跟他坐在一起这件事。那上好的福分，阿公已经紧紧地抓住，一生都没有放手，他要我要像他一样，懂得把握——你知道那是什么。

那天晚上，阿公为我敲开了螃蟹的螯……

Memory(张文虹)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医生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眼见着一向待在教会的阿公，居然被诊断有病。从他住院的那一天起，全部的人都为着阿公的病情代祷、担忧。我记得我没有为这件事太担心，只知道凡事交托给神。最后，一直到我亲眼看见阿公的骨灰，我才彻彻底底地明白，我再也看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说话，因为阿公已经被神接走了。

我觉得我是最悲哀的高三生，在最重要的大考时刻居然遭遇如此变故，却又异常勇敢、异常感到平安与坚强。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知道参考书、阿公、神的话不会离开我。我承认，高三那一年是我最用功的时候，也是我与神最紧密的一年。我很庆幸，天父如此眷顾我，让我能在阿公还在世的时候受洗。神的作为如此奇妙，各个环节紧紧相扣，在神伟大的计画里我算什么呢？

最后一次梦见阿公，他在田园大厦里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好暖、好暖。谢谢你，阿公！因为有你，因为有活石，让我看见神……。

给阿公的一封信(张子颖)

阿公：

我很想念你，我有一天一定可以看到你的。你在天国一定很快乐，对不对？我想，如果我在梦中梦到你，那你知道吗？我在作什么你一定知道，虽然我看不到你，但是你一定一直在看我，对吗？你听到我在家吹长笛，你觉得我吹得好听吗？我用长笛服事神，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是吗？

阿公，你好棒喔！走那么多地方讲道，我好羡慕你喔！我长大以后也希望像你一样，传讲耶稣的故事。

张子颖敬上

疼我的阿公(张子旻)

阿公：

我很想念你，我知道有一天会看到你。我那一天安息礼拜的时候很想哭，我知道每一个人都会到天国，我们都很想念你。我想念你，因为我很爱你，我很爱你，因为你很疼我，我很想再看到你。

子旻敬上

（子旻口述、郇慧整理）

张贵富弟兄著作

张贵富弟兄出版品介绍 <http://living-stone.idv.tw/luke/defluke.htm>

以色列的故事

众先知的声音（预计出版中）

耶稣的行程

默想耶稣

使徒的故事

圣经鸟瞰（旧约、新约）

约翰福音的信息

圣经预言

福音勇士

福音对话（录音带、书）

信徒造就（录音带、书）

倪柝声弟兄原著张贵富弟兄编整

张贵富弟兄纪念文集

发行 / 活石基督教会

位址 /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二段 45 巷 24 弄 17 号

电话 / (02)2939978429399785

传真 / (02)29360451

二 0 0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